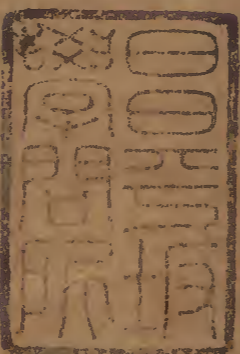


# 明策衡

第拾貳冊  
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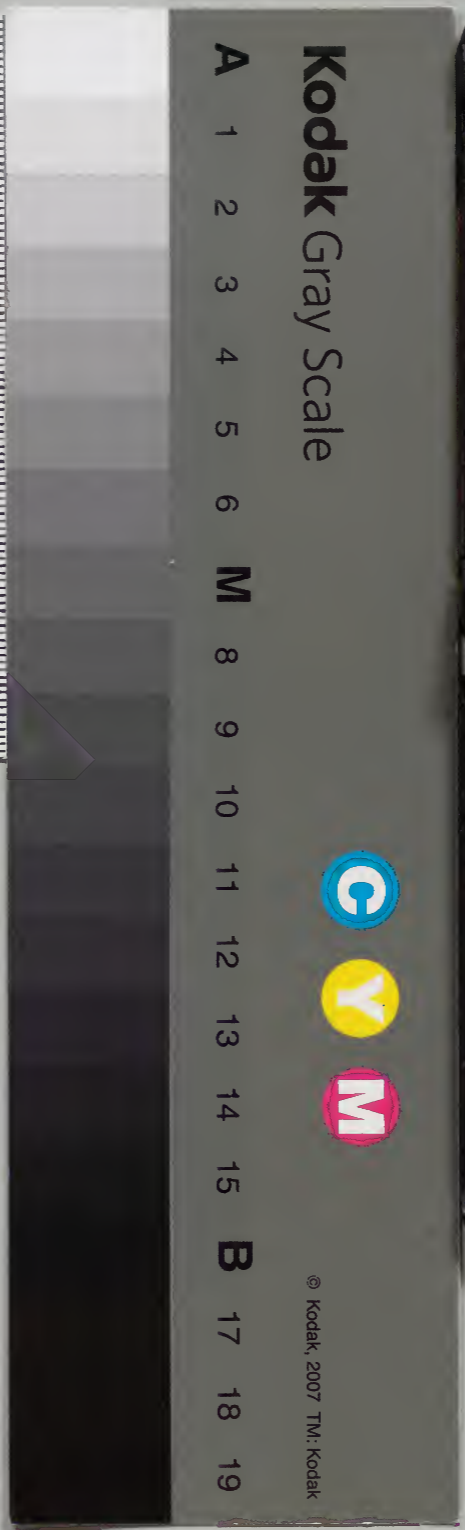
十五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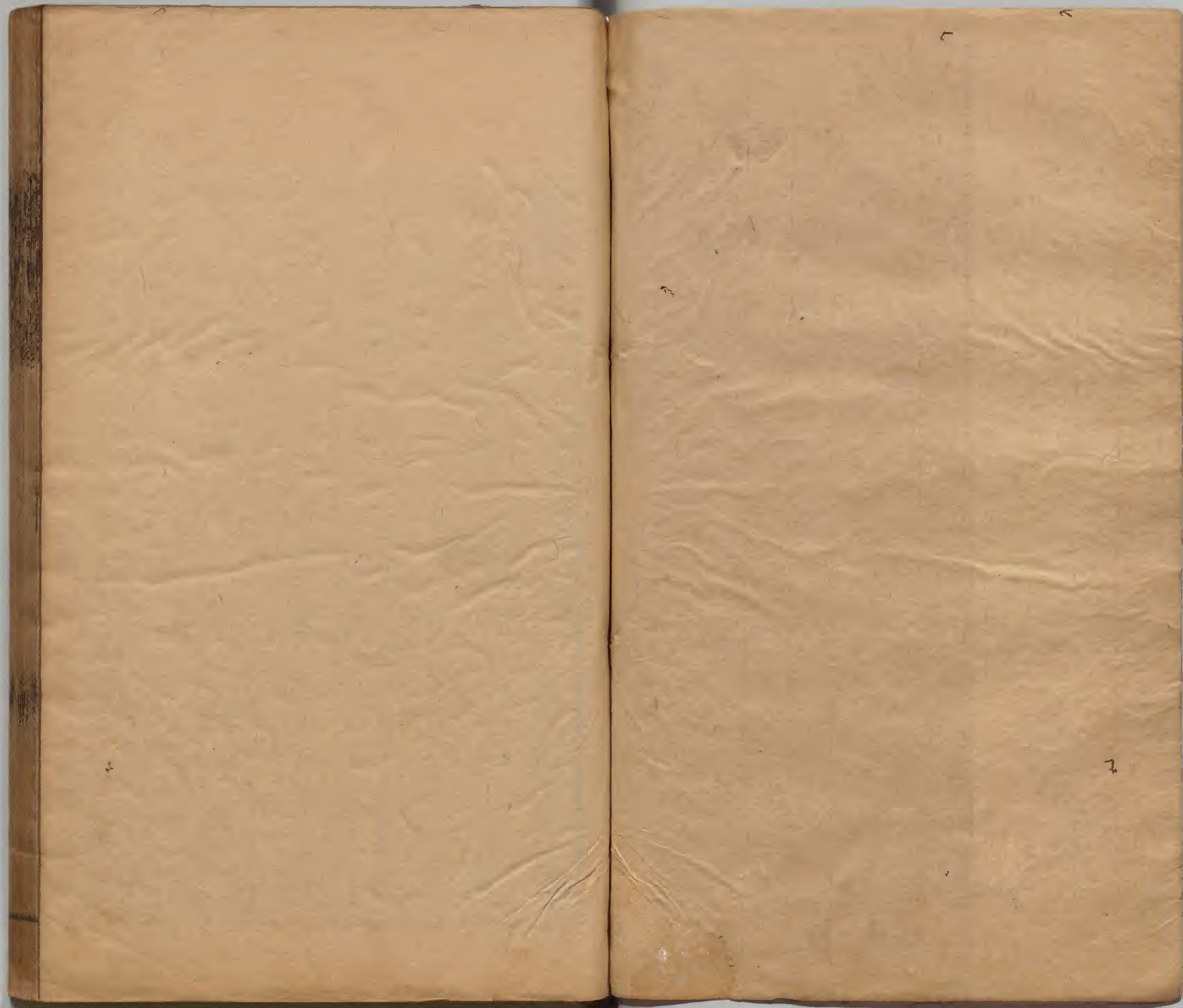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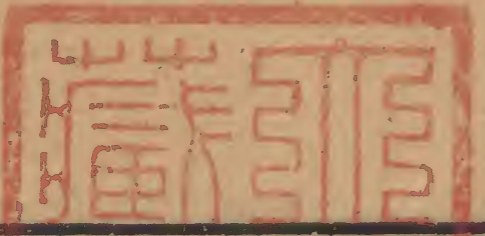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八	五	八
二	一	九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三	八	書
函	二	
五	八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58
冊數	20 ( 12 )	
函號	363	17







經史

萬曆甲午四川

問經史潤色太平之具也經翼道統史垂道法其用  
 而窮年嗟汗青之無日果真儒良史累世不一  
 觀邪抑操觚秉筆者相矛盾也載籍以還左馬而  
 下無慮數十家稱於世或謂曲臺壞壁詩禮之冠  
 或又謂元始曉曉之學各習其師經故無當唯唯  
 否或謂參之得失庸之視聽或又謂東觀大集群  
 儒制作始亂史故無當也唯唯否夫經以訓詁表  
 章體貴精覈胡以放勳則疑稽古則辨靈臺金匱  
 有駁曲禮周官有議豈經亦不厭博邪史以事辭  
 垂鑒體貴該洽胡以私門之刻不如出自家庭家  
 庭之授不如藏之名山豈史亦不嫌約邪且經以  
 曹爭角立譏矣又胡以宋儒傳經寔各自臚列而  
 經愈明與史以逞臆專擅譏矣又胡以宋儒作史  
 寔獨出一手而史愈備與豈諸儒皆闇於大道乃  
 其言抑自有不朽者在也若精忠悟主而弱鴻寶  
 秘書之誣文墨起家而蒙徵賄鬻筆之謗學士大  
 夫尤諱言之諸士於經史得失之林計久槩於中

矣繼今脫蹄筌漸鴻達而登著作之堂當必有灑然應上之求者試露一斑以蹄占所蘊

夫經聖人之常道也史聖人之權書也道以經合以權用聖人以經翼道以史翼經故離合異同而不詭乎常深於經者也而穿求曲証非蠹也總掣編摩而適中乎權深於史者也而獨唱鮮和非僭也何也人心靈物也靈異五行之鍾秀也經史心靈之造形也夫道之初萌玄芽黃包育品類其精無日不流於寓內聖人得之官天地治萬物燿往鏡來旌善瘳惡以布帛菽粟之常吐而為經以華袞斧鉞之權創而為史得非垂精游神於道者多哉後世博士家去聖稍遠轉相慕尚溯其颺流

靡不鼻祖聖經趾武古史醞釀千禩鎔鑄一家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睽而一之於道遂令經史為含毫秃穎者所訶訕亦足悲矣故傳經而遺其常者玩磧礫而不窺玉淵未知驪龍之所蟠也擬史而闡於權者浮帝江而不聽妙靡未識流吹之所會也自有契索以來載籍之煩浩如烟海鉛槧操其機穎稗官攜其鎖鑰於是五經乖舛三史堙滅而表章著述迨漢儒斌斌盛焉誰謂非藝苑之指南麟經之流派哉夫經世之謂經經人之謂經明經者要在發明奧義符會大道不嫌合異以為同非徒貴約也故公羊逞不經之論賈逵以為可達

法言飾俛辭之辨桓譚以爲絕倫蓋憤世翼教君子猶有取焉乃若服光淮南段嘉五鹿充宗之於易膠東歐陽大小夏侯周少卿之於書申公韓生河間獻王東海近君之於詩胡毋生瑕丘鄒夾王駿房子元之於春秋魯高堂生徐生孟卿戴延君喬楊之於禮精廬一開羸糧千指甚者爭辨王庭穿求岩穴以合一家之說此揚雄所稱哢哢之學各習其師於經無當也雖劇磨寃駁之功有足多而徒以當宗經者之弁髦耳若宋儒言易則歸程氏易傳朱子本義矣言書則歸九峰書傳矣言三傳則歸程氏言禮記則歸陳氏而言詩言語孟則又

歸朱子矣夫有宋諸君子之嚆咀道德翱翔仁義誠不與諸儒爭道而馳聲然漢興遭秦滅學離於全經固以遠矣士有能明一經海內不啻曠山植地精氣間之試觀馬融答劉環鄭康成答何休書據經引傳權古商今即鵝湖之辯當不是過而佞云漢儒得聖經之糟粕宋儒得聖經之精華耶夫矢筆之謂史死官之謂史擬史者要在獨秉鑑別歸之公道不嫌黜同而剽異非徒貴博也故史蘇史趙史默之屬皆以史世官晉董狐齊南史之論皆以死守職蓋孤貞立義君子猶有取焉乃若袁弘于寶之於荀悅少司馬褚少孫李延壽之於子長

鄭澗祭劉子玄之於孟堅牛弘令狐德芬唐儉之於蘇綽柳芳之於吳兢蘭臺一聚附會若雲甚者遞相傳祖易手代口以快一己之私此唐書所稱東觀大集群儒制作始亂於史亡當也雖尊師信學之風有足錄而徒足資修史者之覆瓿耳乃宋儒五代則屬之歐陽特筆矣中宗繫年義比春秋則屬之醇夫矣資治編年繫日如指諸掌則屬之溫公而綱目一書裒集大成則又屬之諸子矣夫有宋諸君子之扶持道脉接續宗風誠不與諸儒同堂而奮筆然詩亡王迹幾熄春秋絕筆遐哉邈矣士有能鼓一喙海內不啻烽舉燧燔同聲和之試

觀楊子雲稱司馬子長後漢史論二班考覈異同評品優劣即春秋之筆當不與易猥云諸儒涉史學之藩籬宋儒闖史學之堂奧耶竊嘗思之經翼道統也統有絕而續經有晦而明必非片語單辭所能理會然章句爲奇不若以典常爲正故語錄疑放勳理屈辨靈臺伊川元城駁金滕稽古晁氏議周官吹毛索瘢大抵不離於經者爲是譬之入武庫之中古器物銘森列碁布即上智能無參商而非必條貫脉絡不能如漢儒之尋章摘句也史以正道法也法有變而合史有約而詳必非武踵唾襲所能折衷矧萬世之公非一人之私故陳壽刊

之私室不如孟堅受之家庭孟堅受之家庭不如子長藏之名山秉筆含毫大抵不膠於史者爲是譬之登文石之陞金科玉條風駟電掃雖私昵孰敢蒙覆故號爲貫穿法律竟何如宋儒之綱舉目張也蓋明常以証經則訓詁可歸於名理反經而合道則名理反詘於訓詁執權以秉公則事辭不妨於筆削濟私而屈法則筆削反愧於事辭學者固不得舍宋儒之醇而入諸子之駁亦豈得宗宋儒之正而掩諸子之長且易自商瞿子木六傳至田何始有意句歐陽歛八世傳書而尚書始立公羊高父子四傳乃著竹帛郭景純究心爾雅十八載

而始通彼其竭精殫智誠不欲以影響瓌說之故寢處聖賢以資後人之芻狗故小司馬以爲曲臺壞壁詩禮之冠而有宋諸君子亦未嘗不藉以啓鑰印正命之曰不雜曰近似而其意可知矣子長上下三千年事爲五千萬言而班氏猶以爲刊落孟堅世續父書若出一手而漢帝猶以爲難省范蔚宗自謂體大思精不減過秦而世以佻巧失體劉子玄三入史官自謂才學識兼長而世以舛繆不經彼其舛建編摩豈期以盈辭踏落之故僭踰聖賢以資後世之評駁故荀悅以爲叅之得失廣之視聽而有宋諸君子亦未嘗不藉以考見得失命

之曰良史曰實錄而其意可知矣世徒以更生忠精悟  
主侈口神仙孟堅父子纂修貽譏鬻筆遂謂諸儒無當  
於經史而專宗有宋嗟夫亦未覩於天地之大觀矣大  
道無名恢恢畢道器輻輳紛紛總總何經非史何史  
非經譬之六經其江海乎文魴孕瓊蚌瑩珠亦東璧  
之靈光也春秋其泰岱乎丹砂絕熾大乙餘糧亦日觀  
之奇觀也先儒云君子立言非苟善其理將以啓天下  
之方悟者言而求以啓瞶聵而不以興蠹蛀則經可續  
史可擬古不愚今今不駁古周易可繼則焦氏易林太  
玄擬聖非妄也詩書可作則華黍補亡湯征續闕北齊

也三傳不專則馬彪九州孔衍後語非煩也國書可撰  
則太和甘露出之江南野史非贗也御書可刪則秘閣  
舊藏益以先臣卒業非雜也名物可紀則逸事瑣言類  
以偏紀小部非蕪也 國家經義取士摘辭離藝一稟  
於經乃今開局延儒修明史典 德意所嚮甚厚愚非  
敢謂脫筌蹄漸鴻達而登著作之堂也竊嘗考之西漢  
明經策士首得一代大儒以爲自學問涵養中來揭篋  
斯亦云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用之則文質  
相稱足爲良史乃知涵養與心術又明經修史者所必  
稽矣敢爲 明時獻



起廢

萬曆甲午四川

問周官以廢置馭羣吏是廢緣有罪設耳顧安所稱  
起廢者而傳相效慕歎謂廢之非也昔何得有廢  
之名謂起之是也今何竟不得起之實人臣不幸  
處於此將盡上之亢乎抑下宜分任其責也改絃  
易轍宜何從夫明良都俞尚矣後之復守雲中復  
知諫院蓋兩有足多者焉其轉圜賜環之速何術  
漢唐黨錮禍延于國說者謂諸君子亦自有以取  
之何絲我高皇帝嘗諭吏部復用魏安仁等  
意指何居在易地天而為泰天地而為否其義何  
取或又為尊君抑臣之說至卑身賤體以其主為  
高天泰山者何見頃皇上垂情泰交嘉與臣工  
更始庶幾千載一會焉夫君有德意而臣不知宜  
何宣士有直氣而君不信宜何培君臣有一德而  
自為疑二宜何祛昔人謂上下不交在祛九弊九  
者君臣之間孰多其弊何在願諸士悉陳之以為  
泰交助

天下之患莫大乎一激而君臣遂至于不相入也夫人

主操其不信之心而欲任人以圖治于數必不得也人  
臣處其不合之勢而欲進賢以事主于數必不勝也何  
也千里而一猶比肩也累世而一猶繼踵也才難得也  
下之所難也而上忽爲易則激激則必厭夫是以有廢  
之名三獻之誠猶爲別也相知之投猶爲按劍也才難  
進也上之所難也而下執爲易則激激則必忿夫是以  
竟不得起之實有國者將豫養天下之直氣而毋傷天  
下之元氣將欲共登泰和之美而毋欲遂開形迹之嫌  
則今諸臣之廢而起也將自上下交始矣且夫君臣之  
交亦未易言也堂階之隔也雷霆之威也順意者愛所

從來逆意者惡所由至也古者明良喜起都俞一堂身  
名俱榮焉斯亦千載一時已其它止輦之主補闕之臣  
載在史冊侈爲美談姑舉其一二首功過差卒下吏議  
魏尚之所以削也一日而使使持節復拜雲中守則文  
帝拊髀而馮唐納牖也庭數執政天子動容唐子方之  
所以斥也不數月而復知諫院慶曆聲詩爛焉則潞公  
能造膝以廣益而仁宗能虛懷以全大臣也藉使當時  
兩君一忤而不復諸臣一拂而曹起徒令上有棄忠直  
名而國家曾不得嚮其尺寸之報于事何濟焉 明興  
濟濟得人務爲愛惜士聞以一長而見錄未聞以一眚

而見棄聞有三遷七登畢世而以功名終未聞有五流連竄畢世而以禁錮終者也伏觀高皇帝之諭吏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時所能造就曩進士魏安仁等嘗以過謫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爲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明明睿謨揭意指而日月之又霈利澤而雨露之故能萃人才而淵岳之嗣後漸鴻振鷺間臻斯術憲宗時章懋羅倫相繼杖謫旋而補館職矣林俊張黼一事並譴俄而復其位矣孝宗時疏舉謫藉遺賢丁璣張吉輩五人亦悉付部用矣雖一時恩威慘舒莫必頽跡其翕張駕馭之微而益信時之無

棄才也我皇上寤寐宣室揚旌設虞臨御以來先後編徒諸臣尊顯殆盡天下孰弗知諸臣奮身清夷之世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可幸無罪天下又孰弗知迺至邇年而忽有廢棄之名至今日而中外相目且以起廢爲一極重而不可返之事則亦或勢之激而至是也夫今之用人氣相高也名相標也非操其上下而以事請卽持其可否而以言請者也而是被廢諸臣也者固非有必然可置之罪大都齒及乘輿及宮闈椒房之近也及叩墀而伏青蒲也及投鼠而不忌也及志在拔茅而耻獨立仗下也非以當事去卽以言事去者也夫上之

所棄衆之所取柰何憑喜怒而制也則心宜平也夫耦之所俱上之所猜柰何任意氣而挺也則道宜漸也平者何也臣惟不愛其軀刑不足以脅之去何足以極之臣唯不貪其位奪不足以爲辱予何必以示恠雖言之過激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耳者不必否母寧舍其疾味而取其藥石雖事之涉專臣之徑遂表我之能容臣之堅決表我之能屈母寧藏其瑕類而收其瑾瑜本惡好名也卑其身而益高與之名使天下無賢不肖翬然而附于其名也曷若用之而獨責其實本由獨斷也駭其舉而因微疑其影使天下無遠近閔然而揣于其影

也曷若用之而自見其形位或嫌于太驟明令改之可也母故匿其端而并疑此爲植私請或嫌于太亟明令遲之可也母故扼其權而追罪彼爲借交母動以黨防川致有潰而傷人之憂母輒以怒反汗致有天子而仇匹夫之說是則君之貴平量者也所謂抑之無憎之心進之無昵之意爲惜賢也漸者何也人情當其有所往來于胸匹夫猶不可必得而况君乎解鬪者助之鬪解怒者甚其怒矧以用人之大者乎時或操其顛倒未必在所決棄不必逆料之而羣訟其後時或設其重輕未必不以嘗人不宜驟持之而語難于先吾謂不次而位

之可以風庶官而上且曰是有市心者也則不如鱗次  
之爲順也吾謂一舉而盡羅之可以舒蓄結而上且曰  
是爲羶行者也則不如星守之爲効也上欲外有所修  
飾而意未能平吾暴之而使反執爲辭也則不如密勿  
之補牘也上或內有所感動而別見其端吾借之而使  
反傷于巧也則不如至誠之遇巷也明其不得已毋沾  
沾以喜不然我專其美誰任其過是恩歸于臣而怨推  
于君也明其不敢知毋倖倖以起不然臣行臣之意君  
亦行君之令是未能進一人而又且去數人也是則臣  
之貴漸進者也所謂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爲

惜體也嗟嗟自古賢才之去其初天下不勝其惜故其  
勢必爭衆見以爲爭之之是相與振目而搯腕湍奔而  
矢往甚至驟乘呼車尸祝越俎致令人主益關鑰以待  
黨藉因斯而起乃今稍有其名矣此非諸君子之福也  
人主非不知賢之可好直以一時未能破其忿悁之私  
而侵入于偏士氣久而益衰乃始剗剛爲柔挫銳爲鈍  
無復慷慨感槩之氣此亦非國之福也且人臣廢卽廢  
耳君心有迷而復悟直道有詘而或伸黨之名成則牢  
固而不可破關水投流可爲前車此其憂不直不用而  
已也夫君子疎于謀身工於謀國人主唯一朝斥去其

黨之爲快卒之虛美熏心實禍蔽塞立自孤而坐自困耳此其憂不直乏人而已也蓋愚嘗憤發于漢唐之季以彼臣主異趨遂令至是而深惜夫黨錮之禍范李諸賢亦自有以取之者則太激之過也何也此有所激則必彼有所迎也人主之意旣因所激而扞格于賢士大夫人主之權必遂從所迎而旁落于宵人內豎也安所稱一體而傷夷若此柰何望交泰之盛乎在易地天而爲泰天地而爲否泰者何也地天交也否者何也天地不交也夫天盛其精而一其陽藏其形而顯其光四氣云下萬物乃化苟天氣不降則地氣不升而陰陽之用

亦幾乎壅闕然則君臣之交益可得而明已夫臣下至衆主上至少也踰險者錯輔不可以不固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堅則君之欲得其臣較臣之欲得其君尤至亟也臣而激不過爲狂慙君而草菅其臣將何以託國蓋君居倡之位而不恃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乎其下故能爲之上也說者猥云堂不降而爲陛斗杓不化而爲四時厚誅臣以上交而薄責君以下濟彼直以其君爲高天泰山以其身爲壑谷黼洧謂固然耳夫無上以爲無傷無外以爲無畏無敢矯以爲無非不可以語泰也水濟水以爲和繡緣繡以爲美唯而

唯諾而諾以爲恭不可以語交也斯亦與天地之指左  
矣頃者 皇上垂情泰道斷在必行大小臣工喁喁想  
望舉動甚盛若將旦暮遇焉願自數月以來其賜環而  
返拾級而升者幾何人其一鳴而去三至而投者又幾  
何人夫有所禁于人不宜以身犯之也有所勸于人不  
宜以身逆之也今將操杓鑿之形而聲規隨之用處水  
炎之勢而慕魚水之歡 上操同于束濕下推難于轉  
石內距旣憂爲煬竈外壅漸成于覆蔀草野過計其毋  
迺崇虛意而鮮寔效乎語曰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  
動然後可以知中心之愛惡愚謂欲隆泰交又當自廢

棄諸臣始誠能水融雪釋破城府之疑捐細去苛隆肺  
腑之愛一新耳目闇習畢耀天下亦旣曉然知所嚮矣  
如是而德意不宣吾不信也夫明主之令也如聲忠臣  
之和如響曲折而從其如影故上旌檻則下引裾上止  
輦則下彈冠而又別黑白鏡妍媸批雌黃辨真贗毋令  
虛僞而恃者猥與公正發憤之士同途雜糅如是而士  
氣不培吾不信也 主德懋于上士氣勇于下上之若  
轉圜于千仞之谿也若濞百谷而納之江海也靡勿下  
也下之若强弩之射招也若尺表仰而陰陽與之期也  
靡勿上也而上下之交若元首之于股肱也若手足之

與腹心也靡勿合也穆穆明明光曜相密職要職詳度  
數相得如是而泰交不隆吾不信也書曰咸有一德又  
曰同心同德夫唯一德故一心夫唯一心故一體世豈  
有欲泰而反亢欲交而反疎互為疑貳而能共襄太和  
者哉唐臣陸贄有言為上莫不求治為下莫不願忠而  
恒苦兩情不通也下情莫不願達于上上情莫不願知  
于下而恒苦九弊不祛也夫九弊也臣居三焉以今諸  
臣之願忠而願達者愚不患其諂諛也畏慄也而憂其  
激也夫至憂其激也則所為祛六弊以興一德者是在  
今 上加之意而已矣

正論

萬曆甲午山西

問晉自文公肇霸武畧張矣正論之論出而二霸行  
事以分將德不逮抑所遇殊也觀其作三軍謀元  
帥必說禮樂敦詩書者是用此何必盡非正歟至  
于料敵設謀有分田以怒之者有許復以攜之者  
有伐木以疑之者有設施以誘之者則於禮樂詩  
書何當豈兵固不厭譎歟毋以敦說之帥不在行  
歟即令在行而制勝之術將安出也或者稱一戰  
成霸為文之教則當日所以收功者豈專主于譎  
歟夫用智去詐用仁去貪是貪詐若仁智所時有  
矣乃又謂奇兵有異于仁義則永炭之較也信斯  
言也將戰泓之是而存鄭之非耶抑亦有不膠常  
不詭正而可以總萬方之畧者歟方 今事變繹  
騷致用為急而未審所持諸士其以爾前聞折衷  
之徒曰聖門不道耳此夫以耳食者也

夫士君子所為貴于正者凡欲有所用之也齊之為條  
教運之為謀畫其上也如軫方其不詭之謂也其行也



如轂轉其不膠之謂也渾合變化應用無倪持此以受  
艱荷大排難解紛則可謂總萬方之畧矣世降風流巧  
僞滋甚竟至於決裂四出不可收拾乃始張侯布鵠思  
豎之乎正而嘗慮于達權制變之難嗟夫夫所謂正者  
而徒爲踽踽斤斤僅焉自完之具乎則堯行禹趨不如  
蹇裳之爲疾登也吳歛郢調不如輿諤之爲適節也吾  
意善爲正者固不爾也以踽踽斤斤爲正且毋論王道  
千里得無爲圖霸者所嗤笑耶執事策士於晉而以晉  
之前事爲微意不獨在晉也志不圖在霸也生晉人稔  
知晉事姑誦其所聞而執事折衷焉周馭弛維楚氛日

熾重耳以十九年間關之後甫得國於鄰敵之手而驟  
欲強其兵提數旅之師西匡王南擯楚卒能繼齊稱霸  
而世世爲諸侯雄何宰制天下若斯之易哉考其時行  
軍用師之道大率多以奇勝楚急曹衛則分其田以昇  
宋人激敵怒也曹衛貳楚則許以其田歸曹衛攜敵交  
也兵非不足而伐木以益其兵示敵威也鋒始一交而  
設二旆以僞遯亂敵視也要莫非奇之用也夫子論次  
其事而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後世遂  
據以爲齊晉雌黃愚以爲夫子一時之言特就用兵之  
迹論之耳非果以是而槩其終身之優劣也文之不爲

桓也寧德不若所遇之勢異也當桓之時楚之始盛也  
佐之者能靖之子文屈完之請猶隱然有尚德之思焉  
故桓公直以誼服其心當文之時楚之極盛也佐之者  
剛愎之子玉鬪勃之請已侈然有競力之意焉故文公  
直以謀屈其力筭之不得不多也計之不得不巧也亦  
其勢然也蓋嘗槩晉文之始終論之始入而教其民也  
至于二年夫既已可用矣而猶慮夫民居之未安也則  
汲汲乎務正之以義夫既已懷生矣而猶慮夫民用之  
未宜也則汲汲乎務正之以信夫既已徵詞矣而猶慮  
夫民行之未共也則汲汲乎務正之以禮品式備具視

聽不姦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暴亂至於謀中軍帥  
則姑后其五才士而獨進所疏遠之郤穀曰是能說禮  
樂而敦詩書者也當其時上軍諸佐咸崇推讓之風下  
軍大夫必用敬共之士一切亦皆斌斌質有其文焉出  
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非虛語矣由是觀之  
古之爲國者急莫急於修民和要莫要於辨官材別尊  
卑之位習少長之節然後利用以行師而於兩軍對壘  
之間呼吸進退之際聚能使之散散能使之聚多能使  
之寡寡能使之多伸縮翕張不可方物果何妨于其正  
而亦何病于譎也城濮之役郤穀已不在行矣卽令尚

在吾知金縢豹韜之略當不以禮樂詩書揜而禮樂詩書亦安在與非料敵制勝之用哉獨擇夫世儒之爲此拘拘也佔仰以語詩書聲容以求禮樂卉木蟲魚較若聚訟揚襲進反爭若盈庭對力行之一言而反急於明堂巡狩何其末也明皇極之上旨而垂意於青紫之榮何其卑也說詩解頤政靡莫裨何其猥也曲學有戒竟以罷歸何其固也循良課最封禪是成何其佞也傳經八世多昧見謫何其鄙也若然者塗飯充庖木騮駕遠推之則輒室試之則因效干戚之舞不救平城之圍結繩之理不解虞芮之訟於是滑稽舞智翻覆閃倏之雄

始出而攘臂其間以執短長之命而金縢豹韜之與詩書禮樂若見爲不可兩存之物也夫詩書禮樂之用詘至委國命于滑稽舞智之雄則國病滑稽舞智之雄出而擅短長之命則民病外詩書禮樂而談韜鈴則韜鈴病抗韜鈴之權於禮樂詩書之上則禮樂詩書病是豈正道之用使然也古之君子功求王也卽正也而事竟之乎譎之乎正也後之君子功求王也卽正也而事竟之乎譎也蓋自春秋戰國而下者天下何其囂囂矣是故有附而合之則爲調停之說曰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仁去其貪此言似之而非也夫人而真智也仁也豈無以

完其行者而猥云貪詐目之仁智殆煦煦間間之流吾  
不謂之仁智已有岐而分之則為局曲之說曰奇兵有  
異於仁義此言似之而亦非也大人而果仁也義也豈  
無以妙其施者而猥云無奇乎以無奇歸之仁義殆屑  
屑瑟瑟之流吾不謂之仁義已二說相勝而其用已窮  
勢不得不端有所趨而歸不得不歸有所重夫茲高之  
誕猶足以存鄭乃宋襄之誼無益於興商是常使夸者  
主權而正道奪氣也故謂正道不足以致用者不善為  
正道者也謂仁義不足以應變者不善為仁義者也謂  
禮樂詩書不足以戡亂者不善為禮樂詩書者也善為

禮樂詩書者無所詭也無所膠也其心天下之真心也  
而有真心者有達節者也其守天下之定守也而有定  
守者有通材者也故公家之利知無不為何問難易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何問勞佚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何問  
險夷陰陽揣摩之智不以伺上之意旨而以料敵之情  
形則破的不言決矣押閣從衡之術不以防中之議論  
而以乘敵之瑕釁則列眉不言辨矣順訶滑澤之能不  
以徇下之是非而以設敵之參伍則觀火不言明矣若  
然者立乎大方戴乎大圓正可也奇可也仁義可也權  
變可也雅歌紱帶可也韎韜曼纓可也其以弘贊廟廊

綏靖疆場卽未能遽與古之王佐者齒亦或得少比于  
趙衰狐偃先軫卻縠諸君子者庶幾乎所稱總萬方之  
略而爲禮樂詩書釋愁文士其差吐氣哉若乃進之而  
赤烏碩膚建破斧缺斨之績衮衣章甫樹退齊却萊之  
勛斯則文德極功而古今之魁壘三晉不得而有之而  
亦非天下可恒有也夫圖事欲實而程古欲高是在君  
子所用之而已矣

儒釋

萬曆甲午山西

問古今儒者一稟于仲尼自諸子百家無敢望而後  
世學者多浸淫于異學往往以禪宗發明性理迄  
今日而彌甚也其故何歟唐宋諸儒力詆其邪胡  
氏朱氏之論悉矣而皆不能挽其亦有說歟魏晉  
以來聖人之徒乃有作門律論者有作三宗論者  
有出袖中首軸而歎謂奇書者有稱儒門淡薄而  
欣然屈服者斯其人亦可指而言之歟若乃宋世  
大儒潛心理學而或作解禪六偈或取金剛九字  
此豈別有所見歟夫儒者原本六經直欲尊聖人  
止耳而此以儒逃佛彼以儒闢佛兩者常互角而  
不勝則聖人之道必不尊聖人之道不尊則釋氏  
之害必不息今欲究極是非羽翼聖學而使常尊  
之勢歸于儒其何道而可諸士其觀今昔之變總  
離合之致詳析衷之無勦說無雷同

夫聖人之道豈不誠廣大乎哉廣者總一百家極命萬  
有無弗包也大者磅礴九垓溱養六合無弗際也而世

之學者乃或以尊之之道挾之以衛之之道小之于是固其滕緘嚴其封畛使天下稍有馳域外之觀者足趨起而不敢進以成其爲敵國而吾亦卒無以收底定廓清之功則亦非聖人意矣執事本儒術而舉禪以相難欲使究極是非羽翼聖學甚盛心也愚生卽無知亦安能默然而已乎夫孔子之時已有老子老子之後復有楊墨楊墨之後始有釋氏自釋氏興而三家者遞起遞廢獨禪宗之教不爲衰止蓋濫觴于漢衍于五代熾于唐宋胡元之間非一朝一夕矣彼其初學孔子者憂之則有傳奕之斤空桑韓愈之諫佛骨時則儒與釋猶判而

爲二其漸也操戈問罪者儒醜醜揚波者亦儒于是儒之徒與釋之徒並相驚亂亦並相齟齬時則儒與釋若錯而爲三又其卒也舉天下高明賢智者稍沒溺焉撫其妙解微言附于聖經賢傳于是戎狄起門庭戈戟森堂室吾徒攘臂自闕而究使異學者流反相與揶揄姍笑安坐而待吾之困時則儒與佛幾混而莫知所分雖有宋儒胡氏朱氏繁稱極辨終不能使灑然易慮也嗚呼夫執事者之有憂于今日者其在斯乎愚以爲聖人之道猶海也其無所不有猶國家之寶藏也海不擇洪流巨浸千溪萬澗而並以就其深國家不問異域殊方

奉貢獻珍而並以弘其畜故天下見渾淪浩漉吞天浴日而海始為百谷王天下見方物海錯水陸並轉亦得與于弘璧琬琰赤刀天球之列而後知上方所御不以蠻夷限也彼聖人取人之長而舍其短取人之厚而舍其薄必無棄才而禪宗者撲之而愈燃抑之而轉盛則其強項雄行或堪驅箠而精言奧義疑亦有合之則是離之則非者安知聖人必不濡之溟渤之波而令洞駭于無涯之蔽也且夫神聖既邈賢人代生載藉非誣古今如鑑即執事所詰難代不數人而上下數千載間亦畧得其梗概蓋有若張融作門律論而言道與佛之一

者若周顒作宗論而言空假中之旨者乃朱子出楞嚴首軸則杜衍絕歎以為奇書張安道稱儒門淡薄則安石欣然為之屈服之數公者以為禪也而皆伏孔門之軌躅以為儒也而並依淨梵之微言此果何者耶且寧獨此也司馬光儒者也而作解禪六偈其言大都謂仁義道德為不壞之身言行不掩作光明之蔽則既舉儒理而貫之于佛陳瓘儒者也而取金剛九字其言大都概九言而約之覺舉一覺而歸之誠一即一以貫之之一誠即不誠無物之誠則又總禪寂而歸之于儒斯皆食果路莖披沙索寶千慮不遺一得尺朽猶顧寸株故

由前數子言之則似叛儒由後數子言之則似佞佛叛  
儒者或昂彼而抑此佞佛者亦大得而小兼昂彼抑此  
終多偏滯之心而大得小兼猶屬通方之見此執事所  
以疑且信于諸君子而謂其或有所見者是也然則總  
古昔之紛紜論今日之學術其將爲張融以下諸儒乎  
抑將爲司馬光以下諸儒乎其將合異爲同曉然今天  
下之盡爲儒不爲佛乎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無寧過  
而存之則愚于學禪者亦曰與其過而闢之也無寧過  
而收之此非愚之臆說也孔子之于老子也入有禮官  
之問出有猶龍之稱而天下不知有老子也孟子之于

楊墨也受其來歸之意不爲入笠之招而天下不知有  
楊墨也然天下見老氏微楊墨絀知聖人之道尊而不  
知孔子用老氏之正孟子憫二氏之窮而後異端之患  
息故愚謂收之非臆說也乃所以收之將奈何夫聖人  
之經獨六藉耳而佛氏語亦稱經蓋自蘭臺石室之藏  
天下學士大夫以暨山澤間井之士家寶笈而戶錦囊  
無弗拱而奉之矣乃譚及聖學輒動色相戒惟恐或流  
于佛夫使佛而不爲世信且久也則可使佛而爲世信  
且久也則奈何陰奉陽吐令得與吾道抗而不令稟度  
于聖人之門乎愚以爲今 明主在上統一聖真宜畧



倣漢家扁觀故事 命儒臣取五千四十八卷採其合  
于經典益于身心性命者裒爲一編使得比于荀楊莊  
列之類而別其吊詭謬悠之語弃而不錄以稍服其心  
終不令夷狄之法獨行天地間是或一道也夫人心之  
好恠也日新而月盛今琳宮梵宇盈于寰區自古今御  
製碑碣贊序之文有不盛稱竺乾之業者乎卽下逮縉  
紳士庶之家長篇短韻其有不挾精智海而取譬圓通  
者乎在上則倡之在下則共之在朝廷郡國高文大冊  
彰往示來則任之而欲使學者獨不借資于佛其勢能  
乎愚以爲 明主表章百家折衷于聖亦宜明 詔學

士顯爲採擇勿令秘帳中以爲竒標勝語以欺世而吾  
儒亦稍稍得其牛溲馬渤之用是又一道也蓋上示之  
軌下望而趨賢智不得汪洋以自恣而愚不肖者不得  
柴柵以自錮高者不得分門以爲異而迂者不得反脣  
以相稽用夏變夷殊途共貫則豈非常尊之勢歸于儒  
而廣大悉有衆善咸備者哉雖然今天下事因循墮壞  
者不少矣明知其非而衆習之則衆安之明知其是而  
衆難之則衆委之機已不可爲則匿形以覆之而設械  
以迯之我寔不敢任則多方以格之而引類以破之故  
雖聖人之道如日中天而是非互起轉增晦蝕其何暇

為異學者慮也因明問而輒盡其愚惟執事進而教之

以昧詭用夏變夷未

榮懌以自醜高者不野公門以為異而王

痺不望而跋覆昏不野玉羊以自恣而愚不肖者不

謝亦酥酥野其半野愚憐之用吳又一並也蓋士示之

士鷄為林野心今林野中以為音酥組藉以棋世而吾

時務 吏治財用北虜東倭

萬曆甲午雲南

問熙皞之世吏無批心國無耗政塞無牧馬海無揚

波治至隆也 今天下蓋號秦寧而邇者長令染

鼎於賑荒度支告訕於邊實狡虜陸梁於遼左島

奴窺伺於釜山遂至上干 聖怒下煩羣議而迄

無善後之畫其故何也說者曰課吏在明黜陟而

核之實則實將安所核乎理財在開利孔與節商

筭利孔復有可開者乎日日言節何無一可見之

行乎不開不節將遂已乎西北疆事惟戰守和三

策將兼用之乎抑收効于一乎倭奴即不逞殲之

巢穴戍之朝鮮禦之海將孰為得乎茲欲不煩法

而吏奮不瘠民而 國裕不老師不益餉而制倭

虜之命其何術而可尚竟言以觀用世之畧者若

塵塗之剽說非所願聞也

今天下愈飾而愈偷者吏治也愈籌而愈詘者 國計

也愈釀而愈深者虜患也愈戒而愈疎者倭防也何以

時務一

三四

明之寓內銅墨之長濯名砥行豈其無之而非盡然也  
屬當大稜乃有扼飢莩之吭而奪之糈以自肥者餘何  
言哉夫徵賢之書歲下不類者輒削斥甚且逮廷尉竄  
尺籍可不謂綜核而吏猶若是亡亦核之未盡實耶夫  
黜陟之柄舉刺實尸之今建旄持斧者人人若揭日月  
詎不欲舉無留良刺無隱慝而無若所以亂之者何也  
蓋我獨任則意見固亂之皮相者析駑驥於驪黃資程  
者判淄澠於甲乙心信者決軒輊於異同罔拘者眩名  
實於工拙甚則有單言而見孚一顧而蒙猜者孚之積  
則百短餘桃也猜之積則衆長竊缺也而媚意旨者又

羣和而遂之蔑不淆矣不然而耳目固亂之夫我不自  
堅其耳必其目而他有所屬耳目者乃彼其耳目又復  
有所屬於是有非耳之耳非目之目大者鬻重細者醜  
私而蒼素倒置矣不然而非譽固亂之夫出途者視厨  
傳共事者懷頡頏有詛有祝此易窮耳間乃編戶薦紳  
奮其獨喜獨怒哆爲兩溢之言詭之以諧漢布之以戚  
昵使彼聞聞者日以其夢說轉相煽也而漂山沉羽百  
撼而百中矣挾三亂以課羣吏則民譽能畢揚民慝能  
悉鋤乎又不有朝徵拜而夕挂議已就繫而尋無恙者  
乎彼不肖之敢於漁獵其民固習見夫若此者之率可

無敗卽敗而猶得抗顏富厚以指嗇夫守白者之終沒沒也則勸沮之謂何而况乎長吏已儼然民上而令之逆塵而蒲伏揣色而唯諾小不適則譙誅仍之是隸遇之也樹尺寸則枝其議請錙銖則蔓其覈間且設不然之疑暴之懸令是寇防之也五斗不足餽其領頰而今日削旣廩明日割供億是蚘責之也惜經費以爲名而蚤詰公羨莫察私贖或復命之贖羨之外是盜誨之也夫賞罰旣不足勸沮而此數者復足挫豪傑敏銳之氣生鄙夫隼詬之心欲求循良之接踵必不幾矣故愚以爲善課吏則莫若核實政核實政則莫若祛三亂察

民情而殿最之而又重恤其私展布其事體有不肖者必盡出其入而後置之法則庶幾其知懲而思奮乎然而積習固難以卒破也所謂吏治之愈飾而愈偷者此也 國家當全盛之日豈其患貧顧邇者歲入日縮歲出日浮持籌之臣益慮慮憂不繼議者僉曰裁靡供汰冗胃核濫餉躉矣而必不行夫大官之費卽靡乎然未有涯踰裁將安施統袴之胤冗耳而世澤曷可驟斬九邊之餉濫耳而有爲之名者曷可卒詰彼癡弁獷卒不難於衆譟而上挾萬一襲其故智當事者誰能信眉張膽力持成議乎不增則復耳是節難言也開又無可言

也而又何可但已也獨有祖宗之經制若田賦若鹽屯則足國之良畫犁然具焉而今固敝矣內供邊運累逋倍數十百萬大司農傾左藏以爲之償此豈盡曠溢爲之災窶細爲之梗哉彼計隴而耜數禾而鎛者徵令未下胥里已叫囂其門溢而昇之方得一夕安寢卽蠲減無聞焉其何敢爲負惟是滑胥橫里獵羣戶以自封而其負齒固在民急之輒復爲擾不則捐一二亡賴待命於鞭楚而玩匿如故貴姓大室廣據膏沃不供一錢而有司莫敢問問之而氣足相難大吏者稍法繩之而耳食者且以繭絲議其後矣甚者上之人不欲利奸則

數責積逋而奸人益得借爲口實並以緩應聲之正是通負終無已時也愚以爲必盡蠲舊逋灑然與天下更始而嚴督新徵非凶荒而負者罪無貫則稅賦或可清乎開中以裕邊也驕商豪賈坐擁厚貲操引而出利不什不售令之以束芻斗粟輦輸塞下掉臂無應者安所賴之且周計海內開口曷啻千億而歲鹽才二百餘萬引所供幾何乃使仰食之民扞法觸禁取給於私販之手而商復翔湧其直以爲之驅彼私者得公行而無所忌縱之則商病禁之則民病陽禁而陰縱之鹽法之瘁何尤焉誠增其引目下其市估使民便而私無所牟利

則雖十倍其額誰能滯之而課入或日贏乎屯田以紆  
運也其無論荒且逃者卽非荒乎而籍之莊田蝕之豪  
右土吏據於大帥間壤割於偏裨可屯之地其幾也卽  
非逃乎而守望相屬斧鑕日尋壯夫羈輿隸之役富丁  
習貼納之安可屯之人其幾也而况乎司屯者目不識  
疆至之縱橫而督理者又徒核之紙上招墾之牘日聞  
而卒未獲其升斗之用卽歲有程校不過以空文相蒙  
耳一兵以上悉仰縣官有繇然也誠清履畝之籍信起  
科之令嚴開墾之限而復以重臣專任之屯政其可興  
乎夫此三者皆前人已試之績一踵而行之民不知擾

商不知困而國有堅蓄邊有餘儲計當無便於此者  
若徒以言利爲諱而堅議不可必之節以美聽目前而  
不虞異日者之有不得已也所謂財用之愈籌而愈詘  
者此也虜自洮河助逆以來日有狡心屬者擁衆嚙遼  
下嚴堡十餘掠數萬人貲畜亡筭屠燎七逾日啼號震  
谷烽燧絳天我擲介之士稟成畫重失律莫敢一矢以  
相加遺虜無亡鏃折箠之費入若蹈虛出若已市亦足  
羞已夫虜一舉溢望必益輕我其謂我不可一日失款  
也必將以不款要我我急而啗之而彼不能釋心於掠  
必將以小入嘗我利則詳罰以謾我不利則以忿加我

我不敢觸其忿則彼且數入以肆我彼兼掠於款是再利也而我兩受之是重困也我不堪重困而彼方未厭不十年而款可知已說者曰不款則守耳此長計也而今固不可夫爲外御則紫垣萬里武士絲分虜族而乘之登埤者其幾而必可支也爲內固則彼野掠而我嬰城曷爲者爲清野則偵人憚邇虜不可恃以外知一旦有警安能驅數百里內錯愕盼戀之衆斂而入保卽入保固已內敗而彼能驟來我乃不能又何以濟夫款終不可已也而示之以不可已則敗守終必可恃也而恃之爲可恃則危外可示虜內可自恃堅款而濟守者惟

一戰耳而今動曰未能也則將何時可能乎夫諸鎮按籍而料計名而餽戎伍非虛也建鼓遴之奮擊二十萬可計日集燕趙秦晉故多慷慨疾鬪之士植旛招之征夫二十萬可計月集何患無兵移啗虜之資飽我成卒折歲漕以餉募兵當無不馬騰士奮何患無食誠以我四十萬衆擁車騎之利控矢石之威建數將軍分道並出橫行燕支之北焚其王庭芟其羣醜血青土以釁鼓尸火真以染鍔繫檣酋之頸而笞之背以東復大寧西收河套始閉關而絕之俟其歸命乞款而徐爲之議此百年之利也卽不更募而悉索車賦秣馬勵兵九垂爲

一決機於長城之下使虜求必無獲入必無幸不敢仰關而疾視關弓而報怨而款市無與絕此十年之利也說者又曰柰何驅無辜之赤子而斃之鋒鏑則遼左所屠掠數萬獨裔民哉又豈盡以戰也卽戰不兩利何遽喪失至數萬卽至數萬乃必有偶虜亦大憊何遽坐遺之禽使死者膏異域之原野生者且爲彼中行翁侯哉而今方創體於秦皇漢武而甘宋人之愚以偷安於旦夕所謂虜患之愈釀而愈深者此也倭奴當席捲朝鮮殲我偏師一時重臣失計私首和議濡須鴨綠莫能應弦至也倭得盡括俘獲移師南下遺一二散卒降人據

空城以抗我我是以有平壤之捷碧蹄失利我師裹足不敢南嚮倭遂得連柵結竈振旅釜山捐空城以畀我我是以有王京之入是倭非遜我也王京平壤當灰燼之餘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其何繫而不去我固未易大創倭又何以制其死命而使之懼威悔禍帖耳乞封哉彼方虎眈鯨吸橫躡全尚而我習謾者外甘而內喝請貢道議市地啾啾無虛日若非 聖天子赫然絕之收侮外夷垂誚將來殆不知所極矣說者曰宜搗巢穴而空之夫舍中原之長技冒不測之險與之爭一旦之命雖百萬無能爲也借令幸而勝之非武也又曰宜戍朝



鮮夫朝鮮殘破極矣不數年倭復再舉彼其收集散亡猶足自固而我戍以兵食於我則我困食於朝鮮則朝鮮困困必有憂非計也又曰宜守內地以禦之海上是矣而邇者在在募浙兵曰是故能戰夫浙不被倭垂四十年曩昔戰卒少者老壯者死矣此瓦合之徒皆市井游食目不識旌旗耳不諳鉦鼓何以必其可戰而倚之爲重無當於用而增擾滋費且以蓄變非計也夫南極閩越北抵山海衛所豈曠武哉廣調而精練之布之要害顧不足以備遮擊濱海郡邑率二十戶食一兵俾人自爲衛而吏無煩焉邑不減千人顧不足防剽掠至若

雨汛之期嚴我偵伺飭我戎兵艤艦雲集刁斗日聞顧不足以褫梟獍之魄靖鯨鯢之波今竟以虛文應之而惟浙兵之恃何爲也哉絕之而不爲備備之而非所以備一旦有急使哆口而譚封貢者得竊指而笑曰吾謀適不用耳所謂倭防之愈戒而愈疎者此也夫誠挽其所以偷杜其所以詘防其所以深周其所以疎則順治威嚴天下可幾而理乎雖然自古未有元氣不固而神氣能張者故驅枵腹之士要平夷出塞之功危也民之弗綏而挾倖入之術譚封殖之計舛也則理財其急哉吏治其要哉噫是非明而事無掣肘功罪當而人無覬

心則酌盈庭以定國是又要之要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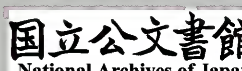
夫聖王之靈承帝命該洽羣生者莫大乎治曆故定四時以成歲功撫五辰而凝庶績自古及今未之能易也

曆書

萬曆甲午貴州

問古之帝王必以治曆明時為首務而尚書獨紀堯以來命官欽若之法不啻詳矣乃其後竟不傳何歟三代以還其卓然名家者無如漢太初唐太衍而太初之外有三統四分乾象等曆太衍之外有五紀正元觀象等曆其詳皆可得聞歟說者謂漢以前未知歲差至晉始置差法法立而永久可無弊乃諸家損益又何其紛紛歟宋以後獨推授時為最精密故高皇帝作大統曆實一遵其法行之百五六十年不易而嘉靖中有言自至元辛巳迄今歲差三度餘者夫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必與曆錯或謂今日宜隨時修改以求合於天然歟否歟頃上加意正史命儒臣先定諸志當必有如班生考定律曆者此萬世一時也諸生其試陳正曆之要以相與揚推之備採擇焉

夫聖王之靈承帝命該洽羣生者莫大乎治曆故定四時以成歲功撫五辰而凝庶績自古及今未之能易也



惟是天有不齊之運而世無一定之法方其網羅步筭按籍而求之也似乎人可以勝天矣迨夫轉移進退氣屢運而象屢遷則天固不盡爲人用也於是法不得不窮而窮不得不變變而後通通而後久蓋聖王協用五紀之微權而執事所謂隨時修改以求合於天者也請以已事明之而後及今日可乎夫曆者歷也歷日月星辰行歷之次而正其經紀者也容成大撓以前綿邈無論自帝堯命羲和曆象授時乃始度周天在七政而以朞紀歲三百六旬有六日者其常數也分氣朔置閏月而消息之於六千九百三十有九日者其歸餘也然其

法則自考驗始蓋至於四方之異地四仲之異時上觀星日之躔下稽民物之候而後知堯之治曆非敢以已意叅也又非察一璿窺一玉而遂以盡運旋靡定之天數也春殷而復正之夏秋殷而復正之冬寒暑迭相揆焉東極而更測之西南極而更測之北遠近互相考焉藉令周天不同次千里不同晷聖人固不難朝更而夕改之以求合矣何其慎哉史臣記堯之詞曰欽若曰允釐言必一於順天而後曆可信也茲曆之祖也而柰何後之治曆者徒矜測悟以與造化爭也亦舛矣漢元封下壺遂公孫卿司馬遷之議而令鄧平唐都洛下閎輩

考定律曆自是之後歷代遽承諸家互起卽執事所稱太初太衍而下可考鏡云太初者以種律起數法以十九年七閏爲一章凡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凡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凡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此楊子雲因之作太玄也太衍者以著策起數法以至朔同日爲一章歷四章七十六年爲一部歷五部一千五百二十年爲一紀總三紀四千五百年爲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太易也然太初之外有三統至章帝而變三統之外有四分至靈帝而變四分之外有乾象至黃初而變則終漢

世固未有定也太衍用而不能必後之不爲五紀五紀用而不能必後之不爲正元正元用而不能必後之不爲觀象則終唐世亦未有定也歷選古今亦安覩百年不易之法而可爲萬世程者哉嘗試以已意評之古之爲歷者寬於立法而謹於伺天後之爲歷者工術彌嚴而察天稍漏惟謹故合聖哲之所以盡其神也惟漏故遠巧曆之所以不能極其變也微獨神聖之難蓋數亦難齊焉夫天周有餘日周不足天有餘則常平運而舒日不足則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故晉虞喜覺之始立差法以追其變謂五十年退一度而何

承天以百年虞劄以百八十六年一行以八十三年要  
以步天行日行之分而濟閏之所不及之數家者其超  
悟精妙亦各曠絕千古而要之皆為合以驗天非因天  
以求合也又非唐鄧輩之智不及虞喜而僧一行之術  
更駕前人天無定數人有遺巧巧生於數數窮而人之  
巧復生也勝國郭守敬者出而作授時曆一以考測為  
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以至元辛巳為曆  
元盡廢古者積年積日之法減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於  
周歲加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於周天積六十六年有奇  
而退一度定為歲差考古驗今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

一百六十餘年而無不合者儻亦羲和氏之遺意而足  
以範圍諸家矣此夫絕異之姿神巧之士豈天寔生之  
以開我 高皇帝萬億年無疆之曆之用哉當其時曆  
以大統為名而積分仍授時之數意固曰苟法行不謬  
吾亦無用朔為耳顧自至元辛巳數而至洪武之甲子  
蓋百四年所矣約以差法其年遠而數盈也退當倍而  
差是故有元統之論自洪武甲子數而至嘉靖之初年  
蓋又百年所矣約以差法其年愈遠而數愈盈也退當  
三度餘是故有華湘之疏嗟夫由今而百世之下其於  
以定時成歲之功何如也大率天日之差中星可驗堯

冬至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而日在箕三度上下四千年之間進退五十度之遠藉令起鄧平唐都洛下闕僧一行郭守敬於今必有為刊定之說事固有待耳頃主上加意正史命儒臣開局分纂而國家律曆未覩弘編豈無有秉班生之筆而待重黎甘石之家考正叅稽備一代之懿制者乎則愚以為總之不離考測者近是而先之為考測之備次之為考測之實不可不察也何也夫渾儀所用以觀象者也沈括曰為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轉乎器中而天不難知故漢唐名家必據器驗跡比諸家為

多而今保童挈壺但存名號手畫墨計徒析米鹽執套本為天文即室中為景表如此則雖使隸首握筭能得其運動之的乎謂宜取銅儀畧倣簡儀仰儀之製正其行度如沈括所上十三議而後象緯可稽也備一班固作漢志云治曆當擇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蓋自古未有不重得人者史遷以世家劉洪姜岌劉孝孫李淳風以數學倪寬揚雄竇儼蘇頌以儒術所從來矣國初杜佑龔敦起於儒王道亨郭伯玉起於數豈以今環海內外而謂無慧心巧思冥覽玄機者邪謂宜博求天下有深沉多智明習占候者各舉以聞使

各盡其長畢呈其技而後曆象可推也備二若乃器誠  
設而求察其端人誠具而求妙於用又非必盡裂先摹  
創鎔新範而號爲一家遡源尋委舉要該全則愚以爲  
定朔當立也何也春秋日食三十五書朔者二十七不  
書者八左氏曰不書朔官失之也官失之者由月法拘  
於一大一小而不能定其會朔之日也 高皇帝與元  
統李德芳論曆元曰二說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  
差者爲是大哉 聖言卽放勳氏欽若心法曠古一轍  
焉今試有疇人子弟能登臺測影按分至而窺躔離者  
乎夫據日體而不爽豪釐觀交會而不移尺寸又何患

日食之先天與後天也故精考日晷而定朔立定朔立  
而周朞三百六十六日之數無弗齊也則愚又以爲斗  
分當正也何也日月五星皆起於斗宿古者由斗牛以  
紀星是稱星紀蓋一陽於此生萬物於此萌律曆於此  
始焉 高皇帝應運肇基而金陵實斗牛之分帝王之  
運自與天符今試有能測黃赤道度數之多少審古曆  
乾象之強細者乎夫減之三十度而不失之疏增之三  
十二度而不失之密則何論乎日躔之爲牽牛與危宿  
也故更定密率而斗分正斗分正而十二次二十八舍  
乃無或悖也此愚所謂先之爲考測之備而次之爲考

測之實者也彼夫聖王在上而三光明二氣調百工熙  
 萬品遂久安長治施於子孫豈偶然之故哉雖然今海  
 內多事水旱此離幾半天下而東之倭北之虜西之宣  
 慰西南之緬酋日相怵不休也雖 天子不能不四顧  
 咨嗟圖所以銷弭賑蠲之策而執事乃欲雍容講更元  
 定曆之務急之不修緩於何有且夫議論多於成功虛  
 聲浮于實事一人作之十百人擬之事未見是非利害  
 之端而先撓其成人未見善敗功罪之倪而日欣其壞  
 凡百興革振廢之條誰與任者嗟夫即若是則雖使許  
 衡郭守敬諸才臣杜口可也

兵機

萬曆甲午山東武錄

問料敵設奇兵家之勝筭也強弱虛實之間變幻萬  
 端載在往牒有以強而示之弱有以弱而示之強  
 者收保避虜開門却灑是已有以實而示之虛有  
 以虛而示之實者偃戈消曲唱籌量沙是已他如  
 馬陵之樹澹水之囊軍中之蒿矢港口之巨筏皆  
 設計中敵如持左券其人可指而言之與頃因倭  
 寇朝鮮東省戒嚴當事者倉皇竭慮收硝黃置地  
 雷鯨波未鼓而窮簷小民已不勝煩費之擾矣強  
 弱虛實之勢果在我與抑在彼與今釜山結聚情  
 形叵測在沿海禦備之策守登萊與守天津孰要  
 練士著與調浙兵孰能置地雷與習火器教牌筮  
 孰工議者又謂文登即墨安東衛等處宜添設兵  
 馬與青登萊列成犄犄之勢以遏西犯淮揚之衝  
 儻亦識時審勢之智與諸材官筮士追遡古人扼  
 腕時事其為桑梓安攘計諒必籌之熟矣幸詳言  
 之以觀濟變之略

談兵于無事之時易談兵於有事之時難談兵而媿媿



傾聽易用兵而鑿鑿中窾難我一一而料敵易敵一一  
而不出我之料難泥古法而正用之易融古法而竒用  
之難何者兵變不可方物者也與飄飄而往與忽忽而  
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自非獨見獨聞之慮神謀鬼謀  
之能亦豈易窮其端倪而悉其幻化乎是以古之名將  
志涵中虛神溢外漠倏若地出倏若天降倏若四時之  
終始倏若日月之消息進退屈伸不見朕整可以強可  
以弱可以虛可以實可以弱示強亦可以強示弱可以  
虛示實亦可以實示虛以故鸞舉麒麟振鷲擊隼搏折謀  
堂戶之中而玩敵股掌之間也執事筴介士而詢料敵

設竒之方併及倭事豈以諸介士故習兵家言且慨然  
有意請纓破浪其人者乎愚不敏請先術古將略而後  
及倭事夫椎牛饗士亟入收保而匈奴徒不敢近者非  
李牧耶此強而示之弱也法曰弱有所用強有所加牧  
有之大開城門掃地却灑而司馬懿疑不敢進者非諸  
葛武侯耶此弱而示之強也法曰不動如山難知如陰  
武侯有之宇文泰伏陣渭曲而卒用鐵騎破齊師其以  
虛虛實乎法曰置之死地而生置之亡地而存則泰之  
爲也檀道濟之糧歷城而卒假量沙退魏師其以實實  
虛乎法曰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則道濟之爲也他若馬

陵之樹逆龐洎如指掌解在乎太公曰陰其謀密其機  
伏其銳士敵不知所備矣濰水之囊取龍且如拾遺解  
在乎吳起曰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矣  
軍中蒿矢張睢陽所以射尹子奇也孫子曰因敵變化  
而取勝睢陽饒爲之焉港口木筏岳武穆所以擒楊么  
也孫子曰交軍于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樹武穆饒  
爲之焉夫此數將者或如處女或如脫兔或如墨守或  
如輪攻或如蛇蟠或如龍駭或決積水于千仞之隄或  
轉員石于萬丈之谿無原無名無法無象強弱虛實之  
權操之自我使敵人曾不得測景而觀動并力而爭衡

卽有厲威抗志而當其鋒者亦直擊之若雷炎之若火  
陵之若波薄之若風易爲靡耳故至今歷雲中撫新城  
望渭南遊歷下想馬陵濰水睢陽港口諸故蹟而諸將  
運籌決策之略戰勝攻取之奇談之真令人躍然色喜  
而慨然思見其爲人夫彼猶雲擾鼎沸之日而其人猶  
偏伯餘閏之佐也豈以今 國家全盛之時而無數將  
者慰 主上向風之嘆拊髀之思乎日者倭奴不道與  
我風馬牛不相及而敢爲封豕長蛇陷我朝鮮驚我遼  
陽 主上至再四廢盱食于是縉紳之家扼腕而談握  
奇介胃之士攘臂而思登壇家家自謂精孫吳之書人

人自謂工衛霍之技而登萊諸郡密邇三韓當事者不勝縮朒周章計畫無復之乃始收硝黃置地雷調客兵鯨鯢未奮而鷄犬已騷齊魯之間不勝蕭然煩費矣夫齊魯非小弱也憑山負海古稱十二非倖易攻也車轂肩摩連衽揮汗之衆其中奇材劍客亦非乏也登萊諸郡即近海然磬懸壁立又非倭奴所垂涎也瀕海之民便鞍馬不便舟楫非有王直徐海輩爲之嚮導也倭奴即號四五十萬然其實不過一二萬旣寇朝鮮勢或不能分而寇登萊也浙兵即驍勇自負然驕悍難馴不如土著便也地雷四面受火恐倭未必中而已先及我軍

且其費比火器不啻十之百也我即不能爲強奈何先示之弱我即不能爲實奈何先示之虛譬有富家于此聞盜在數百里外而先搜括隣里聚財治兵爲禦盜之具恐盜未必至而隣人已側目矣諸葛李牧諸公而在有掩口而笑耳然則山東終無患倭乎曰朝鮮之役業幾三載我師已老彼師未爲不老我財已匱彼財未爲不匱我之於彼也不遺餘力而彼之於我也亦不遺餘力釜山結聚不過弱而示強虛而示實以愚我中國之疲于奔命耳愚生以爲釜山結聚不久歸矣山東可稍無患矣愚生之所患者不在二三年以前之倭而在五

六年以後之倭不在倭之利我子女玉帛而在倭之利我土地人民夫倭誠利我土地人民勢必四五年後休養訓聚乃復大舉志在北則必道天津以犯神京志在南則必道淮揚以犯陪都道天津則山東之腰脊危而濟東登萊諸郡被其蹂躪道淮揚則山東之肩背危而諸郡受其荼毒然登萊門戶也守之要而易天津堂室也守之泛而難况道天津未不自登萊入者故爲今日計天津可緩而登萊之鎖鑰不可不嚴客兵可罷而土著之操練不可不熟地雷可置而火器牌笮之教習不可不精談者又謂安東接壤淮揚倭入朝鮮則登萊

急倭聚釜山則安東淮揚急固以安東與釜山祇隔一海倘倭奴乘汎直犯安東從沂泗以西直抵濟青則山以東豈可不宜寒心至如文登即墨三面迫海尤登萊要害倘倭犯登萊則兩地首當其衝故安東即墨文登等處最爲喫緊宜添設兵馬與登萊埒共成犄角之勢誠識時審務之智矣然各衛非得萬餘人不足兵而兵不須更爲調遣也即其地下召募之令而已矣每歲非得十萬餘金不足餉而餉不須更爲轉輸也請于上寬山澤之禁而已矣下召募之令則投石超乘之材多寬山澤之禁則煮海鑄山之利廣而又得真正名將如

李牧六七公者布置各衛時爲練習優恤且也于赤山沙門諸島倭之所泊而我之所伺者蓬頭槐口諸淺倭之所避而我之所遠者時爲熟其險夷而謹其斥堠彼倭即狡悍亦何能爲獨所謂真正名將者不沉埋于草野湖海則流落于盜劫任俠用之則爲戴淵周處不用則爲張元吳昊北走胡南走越即如關白亦其一也則夫專推轂之命假便宜之權俾豪爽跣跣之士踴躍奮迅而樂爲我用是在 廟堂加之意耳雖然善禦夷者禦之罇俎而不善禦夷者始禦之尉候善用兵者必先自廟戰而不善用兵者始先自塞戰我誠不自弱何慮

外夷之強我誠不自虛何慮外夷之實試起而籌我之內治政果理與民果附與賢才果庸與蓄積果盈與愚生俱不敢知往者朝鮮之師越鴨綠而援與國不可謂非筭平壤之戰倭幾片輪不返不可謂無功圍城盡復取之虎狼之口而歸之不可謂非恩獨士馬物故大半不返倭欲請封貢而已不吝封貢我欲議戰守而已不能戰守倭之釜山群嘯如昔而我之遼左千里若掃倭務休養訓聚爲五六年後可攻之計而我不務張皇儆戒爲五六年後可應之計倭以三十六州之衆越五六千里之遠橫行絕域而我以堂堂中國猛將如雲謀臣

如雨不能批其亢而犁其庭而反狗細人之偏見屈盡  
 臣之讜論襲北虜之故事徂互市之腐談闔閭疲楚句  
 踐秦吳關白政用此術 執事試謂如此廟戰得乎不  
 得乎賈生見之不知當何如痛哭流涕矣昔者秦越人  
 見桓侯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恙  
 後三日又見曰君之病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  
 無恙後三日望之反走曰君之病在骨髓非湯液針砭  
 之所加也噫今日之病蓋已離腸胃而入腠理矣惟當  
 國者蚤智深計無待更入骨髓令秦越人望之而走也  
 則幸哉則幸哉

明斷

萬曆乙未會試

問易贊知臨書稱果斷人主所以經世酬物燭幾微  
 定猶豫則必貴明斷矣乃有謂識是非察邪正為  
 明者有謂謀慮為斷之始勇敢為斷之用者有謂  
 明戒於大察剛戒於大暴者又有謂人主當務聰  
 明之實聖人有真剛德者厥指同歟否歟抑不知  
 古帝王之明斷與世主異者何道歟洪惟我 太  
 祖全智獨稟神武天授顯謨駿烈夏越千古具載  
 訓錄諸書可得揚厲其槩歟 列聖相承率遵懿  
 軌至我 皇上憲天聰明體乾剛健御極以來軫  
 民艱覈吏治審功罪定賞罰西夏東夷之役衆言  
 朋興竟奉 宸算底於成績英明剛斷真足同符  
 祖宗繼踵三五矣迺論者猶謂公視聽以廣聰  
 明達羣情以成總攬為今日要務斯亦臣下之過  
 計也諸士抱忠久矣其悉心為當守獻

帝王齊輯寰區經政揆物曷嘗不貴明斷乎顧明不在  
 摘發而在竝觀必用晦守虛盡下之所隱而衆顯之然

後六幽五際無偏而不及之處而明之燭始遠斷不在自用而在審持必宣壅理滯萃下之所疑而衆決之然後雷厲風行無鬱而弗達之意而斷之益始弘明而不斷是臨九達之衢而軻車不進也斷而不明是戒千里之駕而岐路莫適也明矣斷矣而小數不挾也氣決不任也少其智而智益多後其斷而斷益神則並觀審持之道也蓋易贊智臨書稱果斷後之言明斷者昉此矣司馬光以別是非察邪正之謂明田錫以堅謀慮持勇決之謂斷夫明斷非二也當其明有斷之用辟則射然度之於機注之於的省括精而發必力也當其斷有明之體辟則權然銖定其銖兩當其兩輕重決而衡先知也而匡衡則曰聰明疏通戒於太察勇猛剛強戒於太暴夫察不似明乎而易窮者察也窮則明盡明盡而斷安施矣暴不似斷乎而易撓者暴也撓則斷盡斷盡而明安傳矣求聰明之真必朱子所云信任大臣日與圖事乎求剛德之真必袁甫所謂懲忿窒欲克己復禮乎夫衆知則智衆力則舉自見曰明自勝曰強古帝王固用之矣堯之明且武也而必曰欽必曰文是明武之真也湯之勇且智也而必曰寬必曰仁是勇智之真也漢之顯宗明矣而狹於度則害斷唐之憲宗斷矣而比於

刑則傷明是狃於太用之過也綜覈若漢宣帝機畧若  
唐太宗明斷殆兼之矣而或亂由以始或治罔克終是  
進於明斷之似而不既其真也惡足語帝王之純懿哉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全智淵涵神武天錫嘗伏覲訓  
錄所載其諭皇太子有曰人君惟明則不惑於邪佞  
惟斷則不牽於文法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苟無權度  
未有不失其當者其諭侍臣有曰人之不能明斷者  
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爲能苟見有未至  
及損人主之明求之太過則虧君人之量煌煌聖言  
不獨妙弛張之宜而且極淵源之奧矣非甚盛德孰能

當此者乎列聖相承率循斯軌至我皇上英明天  
挺雄斷夙成寵無邇徇煬竈不得蔽其前法必近行憑  
社無所容其側此明斷之見於官庭者也玄鑑虛凝忠  
壬莫逃於朗照太阿獨運威福悉稟於躬裁此明斷之  
施於朝著也者矜蔀屋之民艱則發帑蠲租恩有所不悞  
察遐荒之吏蠹則鋤殘汰墨威有所必加此明斷之運  
於四方者也日者西夏東夷之役羣議沸興則又聽不  
眩於盈庭謀不煩於借箸赫然命將電擊風馳至於尚  
國之宗祊再祀此又明斷之誓於邊陲者也於鑠哉



顯謨大烈真足以同符帝王媿休 聖祖矣而執事猶欲假塵露之微以爲高深之助則愚安可嘿嘿而已乎蓋人主心也臣工其手足耳目也心爲耳目之樞未聞遺耳目而自視聽也心制手足之命未聞外手足而自持行也假令以明睿而輟寬裕之容則偏矣以強毅而虧中正之體則過矣故善用明斷有六義焉曰節而不困也因而而不勞也公而不暱也要而不繁也神而不測也應而不留也夫夜光之襲也虞其瑩也龍淵之削也防其折也故冕旒以養明黈纁以養聰不用之以爲用而用之神常新是謂節而不困衆智之所圖無不明也

衆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與驥並馳者一舍而罷乘驥而善御之不倦而至千里此不自用而任人之術也是謂因而而不勞夫隣之照可竊也虎之威可假也人主旣不能博信人又不能專信已勢不得不偏有所信而彼且借我之明行彼之譎借我之斷行彼之專故卑聽廣采明君重之是謂公而不暱簡絲數米難以爲察疾轡嚴箠難以爲御得毛而失貌非善畫者也挈目而遺綱非善漁者也君人之明斷務其遠者大者而天下服矣是謂要而不繁應龍隱見而不常故人靡弗憚其靈含光觸物而不知故人莫得避其鐳時乎明時乎以不明明

時乎斷時乎以不斷斷微之而適以彰縱之而適以操  
聖人所以鼓舞變化乎天下者是謂神而不測鏡之空  
也任物之妍媸衡之平也順物之輕重而皆無心焉故  
前無所億逆後無所固必明不必索之於無形而斷不  
必執之以有我斯恬愉無爲而上理臻矣是謂應而不  
留六者皆明之樞而斷之要不可不知也夫惟 聖天  
子超然遠覽憬然深思省役心之勞集大公之議總中  
和之極杜旁落之權聰明用之以燭民隱而不過察於  
承休服采之臣擊斷用之以剔官邪而不妄加於批鱗  
折檻之士肩鑰其神明以待機務之來霽養其威重以

適事宜之可則登三咸五致此非難也夫人主之尊日  
月也日月以常在天故明人主之威雷霆也雷霆以時  
出地故震假令日月不出雷霆無聲魑魅紛紛乎天下  
矣今彤庭之御歲僅再三旃厦之臨功虧九仞母乃未  
盡日月雷霆之用歟愚以爲廣召接之典脩啓沃之規  
澄忿慾於淵蛸蠖濩之中謹克復於臨照化裁之始以  
遠繼堯湯之懿軌而近追 聖祖之心法是在今日懋  
圖哉

東傳十四卷

萬曆乙未會試

聽言用人

萬曆乙未會試

問自古登閣化理惟聽言與用人為急書稱嘉言用  
 伏野無遺賢當其時建言旌設諫鼓疇咨岳牧惟  
 日孳孳固也然而無稽勿聽讒說必聖靜而違巧  
 而壬者弗少貸無乃妨達聰歟三載黜幽四罪不  
 宥難壬去邪又峻甚儻亦於所稱翁受違歟無論  
 盛世即代之下也或察知私得寶顧入其諫或咎  
 其自為謀顧以為忠先君或覺其為敵間顧使率  
 就渠乃又或愛其願顧不敢使治邑或自引為不  
 及顧不敢任以正或知其為名將顧不敢令當虜  
 胡聽言若彼其寬用人獨若是斯歟屬者發言盈  
 庭幾成聚訟則議論當省矣然言路終不可不通  
 擯臣接踵疑於錮才則廢棄當用矣然人品終不  
 可不辨茲欲使無煩議亦無窒言無佚才亦無倖  
 貴則何道而可

蓋天下所恃以廣聰者言也然而或以亂聽所恃以經  
 邦者才也然而或以妨治槩言而納之懼以繁言滋擾

策衛十四卷

聽言用人一

四九

厭其繁也而弭之又懼乎言路格槩才而登之懼以飾  
才淆真虞其飾也而難之又懼乎才路壅則其道在有  
以權之言擇其當而庸焉則游言者愧矣游言者愧且  
易而以讜言効則始之慎聽者乃終於無乎不可聽才  
擇其真而進焉則贗才者慙矣贗才者慙且易而以真  
才効則始之慎官者乃終於無乎不可官古先聖哲能  
使羣策畢陳而言各中度衆賢彙征而位必稱德者蓋  
得此道也請遂以唐虞證當是時稽衆舍已四聰畢達  
臣鄰吁咈予違汝弼求言可謂已周然祇曰嘉言罔攸  
伏而已乃無稽可聽乎讒說可納乎靜言巧言之儔可

貸乎令若言得入嘉言必弗關其忠矣雖虛受如堯舜  
亦安容併采之然而堯舜弗之罪也則隱惡揚善之說  
可覩已疇咨奮庸九德翕受百僚師師亮工熙載求才  
可謂已博然祇曰野無遺賢而已乃幽可無黜乎壬人  
可無難乎共工驩兜之儔可無屏乎令若人得入賢才  
不得展其猷矣雖舍弘如堯舜亦安容併陟之然而堯  
舜弗之絕也則書識並生之說可覩已此兩者咸劑量  
於寬嚴之間而要之言直取其裨吾國無遽以其人廢  
之人將進而托之國無徒以其言信之則明君察相又  
常寬其度於言而嚴其鑑於人無論隆古卽代而下已

事足徵也蓋有諍雖正其心乃他有所爲然而納之者則孟嘗君之於公孫戍是也楚人獻象牀於孟嘗君郢之登徒直送不欲行許戍以寶劍戍爲言得止戍心喜孟嘗君咨得其故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明知其心之私劍也然且欣受之則於純忠者宜何如有止其事於君彼且身自私之然而弗罪者則楚共王之於巫臣是也莊王嘗欲納夏姬巫臣諫不可已乃自聘焉共王立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晉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先君謀也則忠明知其給君以自爲也然且寘弗問則於純忠者宜

何如有其謀雖利國乃敵寔使聞我然卒用之者則秦之於鄭國是也韓欲罷秦無東伐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爲渠以溉田已覺欲殺國國曰臣始信爲間然渠成亦秦利也秦然之卒使就渠明知其爲韓間也然乃卒任之則於純忠者宜何如此以知聽言之貴寬也有愛其愿終不敢使者則鄭子皮之於尹何是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乎子皮乃止業心知其愿矣然且不敢以其邑試則夫未信者宜何如有高其才終不敢任政

者則漢文帝之於賈誼是也帝嘗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然祇拜爲梁大傅帝豈不惜才者無亦以誼輕銳自喜難鎮靜故抑之使老其才耳業心知其才過我矣然且不敢以其國試則夫未信者宜何如有多其能終不敢令當虜者則漢武帝之於李廣是也左右嘗薦廣名將帝以故拔用之元狩之役且任爲前將軍矣然乃誠無令當單于帝欲得志於單于至亟也而奈何繫廣無亦謂廣輕敵難與持重故計全廣耳業心知其爲名將矣然且不敢以其卒伍試則夫未信者宜何如此以知用人之貴嚴也蓋古稱狂夫之言聖

人擇焉至進賢直謂如不得已此可以定兩者之衡矣愚竊怪今世一何遷其嚴於聽言遷其寬於用人也往者主上大度不難自屈以容骨鯁之臣疇昔以言事謫者起田間立躋高爵於是朝士益發舒爭以言鳴浸淫而至橫口所發靡敢誰何曾未按事形輒貌其影而談之已又有影其影者矣曾未跡事源輒邀諸謀而號之已又有謀諸謀者矣情知其是也猥逐衆而非之衷鑒其信也故捏端而疑之忤上者見謂高節不且指爲阿工毀者見謂勁槩不且指爲比猶之一人也乍夷而乍蹠猶之一事也乍功而乍罪蓋議論之煩極矣議

論煩則不能無厭於下乃至遽而摧折之一言之忤也  
罰且至褫職或解之且益而削籍矣一人之忤也罰且  
及空署或辯之且波而它謫矣言近於戇目為沽名而  
屏之事涉於衆疑其固黨而禁之法如是止矣欲浮焉  
而反罪夫執法者賞如是足矣欲溢焉而反病夫裁賞  
者於彼為格論乃或於此為過端於昔為忠謨乃或於  
今為謗議蓋廢棄之多亦極矣廢棄多則不能無缺於  
上是上下相激以成此否也則柰何無轉泰之術以濟  
之夫議論欲省固也然而弗可弭也使天下噤口結舌  
則上安所聞過卽不幸國有巨奸其誰與發之語曰防

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則其法有導之  
而已其言當於事者吾亟行之卽不當於事者務優容  
之借言事以為資者其品其行付諸官評而吾終不以  
言故罪之此其為導之之術也乃以廢棄諸臣請者章  
纍纍矣而輒報聞罷無亦謂是拂吾使不得逞耳夫遜  
吾志與成吾德者孰益逢吾過與逆吾意者孰損獨非  
其人不可使雜進則其法有核之而已其名與實稱者  
吾亟用之卽名浮於實者務量官之乃盜虛聲而無當  
者其品其行難逃公論而吾實不以言故錮之此其為  
核之之術也夫惟言者之見斥也衆尚其名而益趨其

氣之鬱結而不鬯也且撼人以不必然之事而不顧今  
嘉言悉用餘亦不至於遘禍則其氣既平而衆又見無  
以爲名安所冀乎故夫開言路者正所以息議論也夫  
惟賢者之堅棄也衆得托以爲名而自高其才之湮沒  
而不伸也且鼓人以不可幾之事而不顧今真才並錄  
餘見非以言故棄則其豪既泄而衆又無所托以爲名  
安所怨乎故夫進真才者乃所以杜濫冒也蓋嘗謂黨  
錮非能禍漢乃漢寔以黨錮自禍議論非能弱宋乃宋  
寔以議論自弱如今漢人開黨錮拔其賢者顯之宋人  
采議論甄其可者行之豈遂至於亂哉則可爲炯鑒已

觀人

萬曆乙未會試

問古人觀人之法詳矣然往往有捷得奇中所操約  
而鑑甚精者此何術耶今摘一二言之餉饁尋常  
事也而因以徵德不由徑一節也而據之爲得人  
墮甌倉卒耳乃就名譽落帽至微淺亦見賞稱圍  
碁豈關軍旅而卽知辨賊蒲博何係韜鈴而遽占  
克敵游汎非偶然乎而奚以審其鎮安朝野任履  
履亦細故矣而胡以必其決能立勛之數者皆俄  
頃不意之遭人情所甚忽也其較別材品驗若符  
契可謂奇矣且舜伊尹大聖人也而稱者曰風雨  
不迷曰一介不取與是豈小物亦足以槩大聖歟  
乃或有魁壘之事汪洋之談顯白之譽而終無足  
觀者又何也夫人之不可假者神以神遇者物不  
能逃形意古之善觀人者固有在歟今天下材品  
混淆未可以區區名蹟辨也如古法可用尚精言  
之以備采焉

用人之途有二曰材曰品觀人之術亦有二曰詢事曰



考言品必積久然後定材必臨事然後徵而國家用人常於其無徵未定之先懸而決之故有一時賢之而平日未必賢者有一時能之而他日未必能者然且論賢以事而程能以言以一日之事而槩之爲終身之德以口吻之談而信之爲筋力之任此似賢似能者所以克物而真賢真能不可得也古之言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賢者世不過數人而能者比肩是故能者宜多賢者宜少自名實之淆也賢者多而能者少無事則常見賢者之多臨事則又患能者之少故或以賢者而任能者之事以無能者而盜賢者之名其始也賢不賢能不能

龐雜而不可辨終且併其賢與能而沒之甚矣觀人之不可以無術也善相人者舍形而觀神肅衣冠矜顏色而後觀則其神匿矣忽然相者與所相者兩不意而遭則其神畢露而貴賤壽夭之徵可逆覩也今之相士也不然舉區區之定法號於天下而令人得膏飾以眩觀固已疎矣又揭其幟而徑其途虛名之士駢迹而進前可趨而後可避進獲利而退不失其名譬之被人以阿編寶璐而蒙首以錦孰與辨美醜哉故相士之要在神相神之法在夫猝然之遭與夫介然意表之事意者神之反也動於意則覆於神而意之僞不可勝窮也人莫

不愛身重生而樂逸然意之所激有捐其身而不顧者  
意之所慕有苦其身而不辭者而况其他乎顧意之銳  
易衰盈易涸有所至必有所不至而神無不在者也有  
不至之意必不能盡覆其無不在之神而吾從其際觀  
之非未銳未盈之先則既衰既涸之後而神者已告人  
矣則彼之逃我也少而我之得彼也多矣昔者堯之於  
舜湯之於伊尹所謂與以天下而不窺者也風雨之弗  
迷與一介之不取予亦田父庸人之細事而以之卜君  
與相不已迂乎豪傑之士有輕千乘而爭絲粟者彼其  
神不定而意又有不及圖也惟豪傑之士所不及圖而

聖人之神見矣然則顯大之迹衆人之觀聖人也而鄙  
細之務則聖人之觀聖人也後之用人者其詳如科目  
徵辟之典考功課能之法中正九品之條舉官連坐之  
令靡不周矣而賢不肖能否益混蓋從其所膏飾者觀  
之觀其麤也間亦有明哲之士闡微發幽捷得竒中操  
約而鑒不爽如明問所及者豈真有隱秘術哉無亦以  
神照之而得於其所不意乎是故觀之易怠以知神之  
守觀之易驚以知神之定觀之易懼以知神之暇觀之  
易忽以知神之周冀缺之耕也其婦饁之如賓白季以  
爲仁而舉之澹臺子羽之居武城也行不由徑子游以

爲賢而稱之夫田野道路豈爲容之地哉所謂觀之易  
怠以知其守者冀缺子羽是也明於得喪之故者不可  
惕以成毀達於內外之分者不可動以貴賤彼旣墮而  
行不顧帽落而色不變是真能審去就齊寧遠者也所  
謂觀之易驚以知其定者孟敏孟嘉是也費禕對奕無  
倦而來敏決其辦賊謝安汎海遇風進舟不止識者審  
其能鎮安朝野所謂觀之易懾以知其暇者費禕謝安  
是也桓溫之伐蜀也議者咸謂地險難入而劉惔獨曰  
必克以蒲博知之也謝玄之禦秦也衆論互有異同而  
郗超獨曰必能立勲以任履屐知之也所謂觀之易忽

以知其周者桓溫謝玄是也凡物之情皆安其家而不  
安其僑故媮者之莊也貪者之讓也懦者之武也暗者  
之智也不能者之任也五者皆意之屬也屬於意者其  
神不許也不待人之發其藏而彼固詭施甚矣何也此  
五者皆僑而不家故也吾乘其詭施之所迫而察之未  
有不露者也由此觀之則真賢真能者可以捷得而彼  
擅魁壘之事雄汪洋之談高顯白之名以竊賢能之似  
者舉不能亂也今天下賢材甚多而真似之淆雜亦不  
少其最相謬者一人之身也而乍賢乍佞乍廉乍貪乍  
能乍不能薦墨未燥而彈章隨入此一戾也又一人之

身也與者半不與者半合賢不肖能否之名兼有之曹  
分敵應而未定此二戾也又一人之身也舉天下羣焉  
譽之又舉天下羣焉非之又口羣焉譽之而心羣焉非  
之則愈不可解此三戾也而又難言者寬於與人而刻  
於論人假人以難副之名而絕人以易改之過賢與材  
是不易稱之名也則一舉而驟攘之立談而襲得之此  
不亦過寬乎比其論人則好爲刻覈而批根有加夫過  
誤之間古有因而賢人者盧承慶爲常伯得漕者於容  
色間考中上此觀人之法也今人不幸而入於過誤豈  
徒不能原且隨而排之矣有此四戾而欲衡鑒羣品不

亦難哉愚以爲今所患獨在忌諱太多拘攣太甚能分  
別而不敢分別可以用舍而不敢用舍雖不用神照之  
而意自不掩一詢事考言而已得之矣言而能也吾取  
其言不遽與其能又以事授之當其詢事不得援言之  
能以自槩也事而賢也吾取其事而不遽與其賢又以  
後事徵之當其後事不得援已事之賢以自槩也使言  
與事賢與能四者各歸其所相爲參驗而不相爲通假  
則幾矣夫人之難得也有守者未必能爲而有爲者未  
必有守以守者之行而求爲者則爲者窮以爲者之任  
而任守者則守者亦窮今尚賢之風日盛而使能之道

未詳故似賢者多真能者少能者既少勢不得不使賢者故既寡能者之效而又失賢者之用謂宜盡去流俗拘泥之論以蒐倣儻不羈之材使不賢之能與不能之賢各歸其所而盡其用此當今之要務而明問所未及者也執事以為何如

理學

萬曆乙未會試

問仲尼以道授曾參而思與孟一脉相承宜無異旨矣胡孔子教人多在言行事為而三賢乃諄諄於心性歟夫心與性皆至切也何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中庸不及格致似畧初學入德之門大學不及篤恭似歟聖神功化之極乃慎獨一語二書具言之厥指又安在也孟子曰存其心養也形色天性也何以有天之別又曰存其心養其性何以有存養之分又謂出入無時為心無所加損為性則心性固岐而二歟如世儒之論則心即性性即心存即養養即存漫無分別是不得其說為之辭耳夫道有微言有大義有下學有上達儻可混而同則古聖賢立言垂訓何不厭煩複也此實千古學術之辨幸剖析之母以童習白紛諉

夫道言體也學言功也不悟其體而貿貿為之猶適途而莫測其向雖終日自疲而馳騫逾遠欲求歸宿得乎

是之謂冥修不勵其功而悠悠任之猶知途而不策其足雖恍然在目而彷彿無憑欲求實詣得乎是之謂虛見蓋察之弗真則爲之也弗力行之弗至則徹之也愈難二者信不可偏廢也聖人之於道體也未之詳言非難之也無乃慮人之玩焉而倦於學歟然無功非體也賢人則詳言之非易之也無亦慮後之眩焉而失其宗歟然無體非功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是直言體矣繼之曰戒懼而功在焉大學曰在止於至善是首揭功矣歸之曰自明而體存焉而學術所由辨也昔者仲尼起洙泗與章縫士言不過曰博文約禮而已曰先行後言

而已是故文章可見而性道難聞詩書雅言而命仁罕語卽顏之卓也以四勿證也會之唯也以三省勤也曷嘗外視聽言動忠信傳習而別爲虛語以駭俗哉誠以躬行實踐至理攸存功深者自悟力到者自解也是道也孔傳參參傳汲汲傳軻各挈其授受之真以詔來禩而總之不離於日用事爲間道脉相承歷四傳如一耳迺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何耶蓋大學一書從民秉而闡明所論皆身心意知之事故專言心中庸一書從天命而推極所論多聖神位育之功故專言性由心學而入彼其修齊治平一一皆真則謂之篤恭

可也非亦盡性事乎大學不言篤恭實非歎於聖神功  
化之極也由性學而入彼其遠近風自一一皆審則謂  
之格致可也非亦立心事乎中庸不言格致要非畧於  
初學入德之門也至於慎獨二字本徹上徹下語而言  
心言性亦有辨焉大學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從心  
機感觸處言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從性體  
發見處言也是故冥無惰行昭無飾節下學之所以防  
微也是大學之慎獨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上聖之所  
以存誠也是中庸之慎獨也孟軻氏云仁人心也形色  
天性也又云存其心養其性夫心則言人性則言天固

以心性分天人矣心則曰存性則曰養又以天人分存  
養矣何則存者操而持之可施之心不可施之性也養  
者順而適之可施之性不可施之心也夫心則有人心  
道心矣豈性而亦有人與道之別乎心則有出有入矣  
豈性而亦有出與入之分乎故論心則曰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論性則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明心有存亡性  
無增減也譬諸鏡然心鏡也鏡之明則性也塵垢卽鏡  
昏拭之而昏者明矣心有昏明謂性有昏明可乎譬諸  
水然心水也水之下則性也搏激卽水逆導之而逆者  
順矣心有順逆謂性有順逆可乎是故性有善無惡而

心則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其善也可以言性亦可以言心而其惡也但可以言習心不可以言習性有習心則必操之而後存故曰存無習性則不待操而自無不存故曰養此心性之辨存養之分也所謂微言者寓心於性寓性於心其旨隱所謂大義者指心爲心指性爲性其詞明下學者始於立心而不及玄奧其功近上達者終於盡性而不涉麤淺其詣深故知及言體仁守言功擇善言體固執言功擇乎中庸言體拳拳服膺言功萬物皆備言體反身強恕言功苟不問淺深生熟而槩論也則曾不必專言心思不必專言性孟亦不必分言

心性而孔子又何必斬性道於難聞寘命仁於罕語哉吾淺言之故彼思契其深苟併其深者悉發而無餘味則人誰信吾下言之故彼思契其上苟併其上者盡洩而無遺旨則人誰遵夫道若大路邦畿所止也先明嚮往竭蹶從之夢入臥遊豈云真境人生於學不啻饑渴能汲乃得飲能炊乃得食不然是指道旁之梅而談畫中之餅也奚其濟乎愚獨怪後之學者假唾圓通師心而遊溟滓則曰吾以明心依空而軫成事則曰吾以率性薄視聽言動爲麤迹則曰吾見定靜之天根指忠信傳習爲下乘則曰吾還慧照之化境曾不思視聽克其



非禮卽終日覩聞而悉皆不覩不聞喜怒斲於中節卽  
終日思慮而疇非何思何慮夫孰知形色之爲天性也  
夫孰知糟粕之爲神奇也夫孰知孝弟之爲通神明也  
夫孰知敬信之爲無聲臭也夫孰知進修之爲乾元體  
也夫孰知掃灑之爲作聖基也夫孰知鳶之飛魚之躍  
爲兩間之昭察也夫孰知形而上形而下爲二儀之克  
塞也是故求道必自下學立心始夫秦華之巔基於跬  
步今五尺童子未陟整敦先有焦髡之想矣何以臻實  
地此鹵莽宜戒也曲木之揉不可爲矢今士外稍押檢  
窺其衷曾未有矯然端直之念者可以凝道真此回衷

宜禁也大道甚夷亡羊多岐今士舍坦途尋蹊徑心術  
趨嚮茫然莫詰安望其適道乎此詖險宜祛也璠璵之  
韞其山自輝今士鮮抱璞而落落爲名高卽藍田玄圃  
豈寶於世乎此浮誇宜黜也然而其要在慎獨夫獨也  
理端旣萌欲好隨起淵默雷聲可畏孰甚唯君子獨行  
視影獨寢視衾獨往視鬼神獨居視師保晝驗諸妻子  
夜卜之夢寐一念不欺對越蒼旻一息無忤貫徹終古  
夫非存心養性之奧妙而內聖外王之本原乎哉故有  
慎獨之實功則聖真神解可以自得文字六經可以忘  
言矣又何必索之玄玄而辯之臞臞也

均民

萬曆乙未會試

問善治天下者使其民常均而無貧則邦本固今三輔地饒廣多可耕而人迹蹙然非所以重根本也沿邊儲餉常乏而屯政不脩耕牧者稀得無藩籬薄歟乃海內郡國之民聚爭於有餘而磽陁之處無所農桑繫畜多去鄉為流庸若是則中外不交困敝乎蓋嘗深惟曩冊有徙郡國豪實關中者矣有募民徙塞下者矣有徙民寬大地者矣不可倣而行歟我國家初造燕時取天下富戶實京師令諸商田邊郡至於撫安流移聽浮戶自實所在為籍未嘗禁也乃今中外之困敝曷故意者咎在近畿地不可問乎其將吏侵牟而民輕去乎抑靡有勞來之者乎若舍勞來而強徙其民吾恐安土重遷骨肉相附人情也無故而動搖之奚其可儻又有便策長計出此外無擾吾民而大利國家者乎試相與確之

蓋在易稱聚人曰財而愚以為聚人乃所以生財也必

欲使邦畿鞏固塞徼寧謐編氓樂業而阜生在善操其所以聚人之術而已聚人之術在因人之所欲而致之古之善治天下者未始不得之於因聚人而不得其因之之術則雖驅之而不往招之而不來管子曰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彼其以區區之齊而能使積不涸藏不竭者蓋得此機歟今三輔地饒廣人迹蹙然則邦畿虛而日夜輓輸東南以餉邦畿則郡國且以邦畿虛沿邊郡將屯不飭耕牧者稀則塞徼虛而竭內郡之膏脂以充塞徼則內郡且以塞徼虛磽陁之處無所農桑繫畜則瘠土虛而羣然流徙於沃土坐糜其廩則

沃土且以瘠土虛愚以爲中外之交敝不止如執事所云也雖然欲徙民而實之則不可夫民慮無不懷土者必迫之使徙而能謂無騷乎則未見利而先釀害也試借執事所稱古三策而籌之漢高嘗用婁敬議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實關中固也當其時天下初寧民未有定產彼故得乘其勢而徙之迨至漢文從鼂錯言募民徙塞下則曰募民之欲往者而已漢景議徙民寬大地則曰民欲徙者聽而已文景之不敢驅民而徙也豈其威不高帝若哉則時勢異也由斯以言當今世而欲憑文皇帝之故法以斬人聚必

不得矣執事試籌今天下富室有能屈首而聽遷之燕  
薊者乎自鹽政壞而能令諸商田邊郡乎卽聽浮戶自  
實所在爲籍而誰其甘處於磽陁乎非獨爲畿輔之  
近不可問與夫將吏之侵牟者多乃其勢固有所不行  
也計惟有勞來之爾矣而又非所恃以必濟何者一郡  
邑之長卽慈惠能招徠而所致能幾流離瑣尾之徒卽  
還故土所闢能幾將官爲設屋廬具田器乎而倉庾之  
可出以爲本業者能幾無論吏多僞占如玉成者流卽  
令占盡覈而欲倚以壯中外之勢難矣愚獨謂倣鼂錯  
之策而善用之則不費一緡不驚一夫能使衆從之如

歸市三輔可實九邊可克而磽陁之地可易爲富饒愚  
請爲執事緩頰談之夫富者之驚名勝於驚利彼誠得  
拜爵而何靳於高貲今試下令曰能闢千畝者予秩視  
百戶不者秩諸郎能闢萬畝者予秩視千戶不者秩中  
郎而民之褰裳赴者什二三矣然此猶其小者也士人  
之靳急得者莫如文科次乃武科次掾吏要以狹鄉之  
士束於額而不得進其志常欲走寬鄉寬鄉之人慮其  
妨已也而以詐冒攻今試下令曰能墾田若干者許占  
籍長子孫得以三途入而民之褰裳赴者什七八矣今  
令甲嘗捐千金振業寔民者增爵一級乃今內實畿外

實邊振業之功孰與多而奈何斬於一秩又嘗令民籍朝陽關充掾吏彼且無以制其去乃今墾田占永業則固與土著等也而奈何其以分土格之蓋鼂錯所計以誘民以者爵愚亦曰以爵然錯使民力田以買爵而愚欲遂以力田差其爵錯獨使力田者得爵愚則借以誘力田而仍使士得爵以力田差其爵則爵當其功而非鬻爵借以誘力田而仍使士得爵又爵及於賢而不至濫爵竊謂得錯所以利而無其害計莫便於此矣或曰法方禁冒籍而衆且忌科額之侵得無病乎則在曲爲之畫而已夫所爲惡冒者謂倖得之而復颺去也今戶以

籍定而且厲其颺去之禁比迹戍法田產悉沒入之彼寔久於斯土胡云冒也乃私冒之禁固不因是弛而何病於法至於舉士必無奪其土之故額而別創一名如古之力田者通計若而戶益黌士若而人又通計黌士若而人而益解額若而人雖贏此而非縮於彼而何虞於忌或曰屯故未盡廢餘又給諸將養廉他蕪者直避徭之遺耳衆且代輸一旦覩其復闢能無爭乎則愚又不謂然邊卒非荷戈戍守則倚鍤築耳彼何暇而如農夫之勤與其曠焉而覬入於天澤曷若使人盡力焉之多穫也謂宜預下令凡棄地莫耕者亟墾三年不墾官

收之以募耕者復爭弗聽則因是驅而墾者衆其不墾者亦無所辭於奪而又何慮於爭夫使民聚於畿則畿重聚於邊則邊強不聚於實則民心不競聚於虛則可以備盜而富國此不亦宗社之長利歟今有可因人情而致之之術而久不行則何憚也然此直法耳人固急焉必擇廉能有心計絕私憂國如棗祗韓重華其人以為管田重臣使專董其事假以便宜久任之而後成可幾也當今之大患在為人擇官而不為官擇人夫不度其人之足以辨斯事而授之任及任之不効且以為法病而并廢之茲治所以敝歟執事有意乎建此長利慎

無其以官徇人也

萬曆丁酉順天

無其以官師入也所以故執事有意乎建此長利慎

謀臣

萬曆丁酉順天

問君子當世治安從容籌策宜若易然若夫軍書狎  
至羽檄輻湊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舍膽智無繇  
矣古謀臣策士輝映簡編未易縷數試即近事與  
多士評之或請移兵彭蠡而謂勅敵之當先或策  
寧夏解圍而謂援師之當止或決親征之計而  
狡謀伐或攬監國之衣而危疑定或置撫臣上  
游而靖逆藩之亂或書密謀掌中而清君側之  
惡當其時事機閃爍目不及瞬而奇謀秘計如探  
囊而出之卒以讐姦雄之心捍國家之難斯已奇  
矣不知數公者何以能爾歟昔人有謂成事在膽  
而不以膽許人者有謂凡百當用智者豈膽得於  
天授而智乃可學而能歟抑有不然者歟今聖  
明在御方內又寧而懷不必然之慮者往往以乏  
人爲嘆茲欲得應猝之材爲濟時之助其何道以  
別白之願悉意以對即多士之自獻而欲効者且  
執此以觀焉

濟天下者必以謀矣顧謀天下之事非難而謀天下非

常之事爲難所策在此而變生於彼所策在彼而變又出於此倡之而事不我應始之而人不我收此其難難在事前者也動而中易危爲安動而不中反安爲危未發而制靜於安瀾已發而圖賊於脫機此其難難在事後者也嗟乎事變無常當機貴斷權不可預設而不可以不設變不可先圖而不可以不圖詎可任其自起自什旋定旋傾而莫之救乎昔荆欽非持寶劍涉陽侯之波夾兩蛟而知其不得活也瞋目攘臂赴江斷蛟而風波畢除令非而不自奮也則江有朽骨棄劍而已故人不可以無膽也隰朋從桓公伐孤竹也山行無水朋曰

蟻冬居山陽夏居山陰下其壤一寸而仍有水焉乃掘地得水智如隰朋而至其所不知也不難得師於蟻故人不可以無智也膽之用靜靜鄰於方智之用動動鄰於園膽之用執一而不搖不搖故智從以運智之用變動而不居不居故膽從以出兩得之則百爲而百成兩失之則危行而危躓豈唯兩失雖有其膽苟無其智無以運化裁之妙必且膠固而不移雖有其智苟無其膽無以當震撼之衝必且頽靡而難振不然是韓琦張詠之流肩摩跡迹於世也而何善謀者之鮮乎史稱魏公言成事在膽而忠定之語李昉曰事須用智此兩公者



一主膽一主智主膽者不以許人疑於天授主智者欲其習貫疑於人爲不知二言者分之則兩傷合之則兼濟者也試卽執事問所及者而明之 國初以江左彈丸之地介於羣雄强者連城弱者擁郡見攻瑕者莫如吳見遠交近攻者莫如舍漢而先吳而誠意無取也謂友諒據上游竊名號宜先伐之陳氏滅取士誠如寄耳卒之移兵彭蠡而僞漢舉也當衆人卻步之秋而國之大計倚辦於一言若誠意真謀臣也虜寇西寧羽書踵至 文呈憂之間輔臣所以援者文敏進曰西寧有堅城且士習戰攻猝未易下今其發浹旬虜業退矣毋遣

兵便夜分報至虜果解圍去夫以西寧重鎮戎馬在郊孰不愕眙相顧文敏獨緩頰其間而無言不讐也若文敏真謀臣也 宣廟時漢故鴟張不啻七國當是時謀臣宿將靡不色動意恐者乃文貞獨言兵貴神速當卷甲趨之而卒賴以平使不用文貞之策以彼藩王之勢挾戰勝之威一軍趨行在一軍下徐邳大事去矣吾謂任事如文貞真謀臣也正統末羣情洶洶國步幾搖卽監國且屏息奪氣屢起欲退矣忠肅獨堅立不動攬衣復坐請宣諭羣臣無敢誼譁失禮者假令微忠肅也以積憤之衆當無主之朝士譁於中虜証於外何以待

之吾謂任事如忠肅真謀臣也宸濠構逆形未露也顯備之無以爲名緩圖之則禍發而不可制故先置新建於南贛假以便宜雖難端未作而濠爲甯中之虎矣及大釁既興訛言日起論者紛紛不虞發難者而虞制難者而恭襄自若也逆瑾爲孽勢甚亟也彼憑城社之姦力足以制外而外固無如之何也乃說其同類密畫掌中雖宣力有人而永特臂上之鷹耳及內變既告元惡就殲而文襄無恙也若王楊兩公真謀臣也此六君子者運用在心經權在手其縱也如委衣其用也如脫兔見洞於重關之中謀行於九服之外卒之安國家利社

稷當年濡其澤累世席其庥鎮靜於委裘端笏之朝而厝天下於泰山四維之固揮霍於忽然介然之頃而詒天下以百年必世之安此豈怯於當幾聞於揆筴而以冥冥決事者哉其介如石其重如山古所未有以意創之而不疑衆所不避以身冒之而不悔豈惟忘福亦且忘禍豈惟忘身亦且忘名至於忘名則對天地而無餒肩宇宙而不懼而膽於是極矣其轉如環其應如響利多而害少則權其少無寧趣其多損小而益大則緩其小無寧受其大人覩其表我察其裏人見其形我執其幾至於知幾則原造物之始而不爲先處不爭之地而

不爲後而智於是徹矣譬之車然膽其轂智其輪歟有  
轂而後輪轉焉使有轂而無輪又安以轂爲也譬之五  
行然膽其土智其四氣歟有土而後四氣行焉使有土  
而無四氣又安以寄旺也膽之與智亦若是而已矣膽  
生智智亦能生膽如循環之無端也膽不可無智智亦  
不可無膽如輔車之相倚也何以明其然也魏公以膽  
自許者也而於兩朝定策時謀何深也英宗初立太后  
懷異意問昌邑故事琦言漢有兩昌邑未審何問也太  
后語塞而止此其消戈戟於片言曷不謂智也然而愈  
見其膽也忠定以智自用者也而於兩川坐鎮時抑何

雄也巴蜀初平人懷反側一日大閱衆忽高呼詠亦下  
馬高呼衆不敢謹此其定患難於呼吸曷不謂膽也然  
而彌見其智也嗟呼事機閃爍變態猝起幾偶僭於毫  
髮效遂決如丘山應財稽於須臾禍遂流於異世有如  
斤斤焉別其如何而膽如何而智吾恐以有盡之意氣  
投無窮之事機六君子者將救過不給於大事何賴焉  
抑數公往矣世方佩其組綬襲其職事則胡可無念也  
純鉤之始入型也擊之不能斷刺之不能入也加之砥  
礪磨其鋒鏑則水斷龍舟而陸剗犀甲矣明鏡之初在  
范也形容朦然莫之能見也粉以玄錫拭以白旃雖鬢

眉微豪可得而察故膽與智未有不可學者乃今之難  
非獨才難也洪永宣景間造膝而談語如響荅應機決  
事功在密勿無論已恭襄文襄皆魁壘杰出之材龍奮  
豹變乃衆以爲祥亦駭其異訾議朋興身幾不免及易  
世論定而後嘆其難焉良鴛並羈猛懦混繫承平之世  
有往往然者然則挾拘攣之世而令豪者奮批雌黃之  
口而使質者顯庶幾消患於未形而杜亂於微渺豈非  
太平之事哉不然以柱檣齒以筐持屋以木作釜以鉛  
爲刀居恒無事猶知其不可一試於用其何禪之有夫  
劍之似莫邪也歐冶能別之玉之似碧盧也猗頓能識  
之似者常有而歐冶猗頓不常有奚惑於古今之不相  
及也

以昔常育而燭台商醜不常育矣想彼古今之不厭

博物

萬曆丁酉順天

問博物非君子所急也然學者操理性之說而置各物於不問仲尼亦嘗患之故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鳥獸草木何貴而欲識之也世言名物莫詳於爾雅乃其援詩或及後代而謂為周公所作何據乎抑後人有所託而為乎詩言鳥獸草木而爾雅詳之說者請爾雅為釋詩而作然歟否歟詩有風雅頌而此獨以雅名何也嗣是有耶雅小爾雅廣雅爾雅翼諸書亦有所發明否歟又有著鳥獸草木蟲魚疏者有著昆蟲草木畧者亦足羽翼經傳否歟有問豹文熒熒知其為鼯鼠者有兩山之問物如小兒知其為僂囊者有知蜀中桐樹刻為魚形可扣石鼓者有筮得老蚕枯桑知以蜀守終者其博物亦有足稱否歟有因魯郡之器與齊景之樽而辨鄭玄犧樽之說者有因槐枝生烟青白如焚而知將士禍發必克者斯又足以訂經疑識亂始其益非淺鮮也諸上有蘊於中其悉意究之無離物而言理則幾矣

夫儒者之學則靡不以性命爲鵠矣然而非多識之患也顧世之文滅質博溺心者蔽其玄光求之耳目措措焉童習白紛於言語文字之塗乃高明特達者起而矯焉以爲必厭薄一切斯可以見道窅然獨聽前覩而懼一物之我干也彼誠惡夫俗學之紛紜而不知其卒也乃以岐性道名物而爲二令世之談名理者竟莫知其所從入以愈求之難而儒者貫穿古今極命萬物之學亦以俱廢嗚呼亦嘗折衷於孔子已乎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至他日以詩訓小子則又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鳥獸草木至猥細而一貫至要渺挈其要渺而復舉其猥細聖人寧爲是兩設而互異者意固曰道一而已其神化精微豈其在茫昧不可知之內而儒者之窮神達化也亦豈必離名物而跳之於外要以多卽爲一識卽爲貫合之則是離之則非顧冥會謂何耳夫月之照於百川也百川皆月也得其解而觀之則卽百川以見月可也見月而忘百川可也由此論之彼博綜該洽亦何至爲世儒所吐棄而竟鑿空以求所謂性命乎故愚以博學詳說靡非所以爲反約之地而苟與博與詳也則雖鳥獸草木之名有不可廢者蓋執事謂仲尼所患在彼所貴在此其於嘉惠來學之意甚盛也請就

明問所及者申之夫結繩書契以前綿邈母論已自周公以來有爾雅三卷自仲尼以後有所刪詩三百篇爾雅始釋詁釋言極於釋畜而詩稱關雎麟趾鵲巢騶虞卷耳葛覃茗華棠棣之屬皆以比物連類而寄興抒情者大都二書之指卽不專爲鳥獸草木言而網羅品彙包舉羣倫上下宇宙間燦然備矣然世之疑爾雅者以爲援詩及後代如張仲孝友譴浪笑傲或不盡周公釋而又以爲支干九州五方四極狒狒猩猩者或漢世叔孫諸儒依托而爲之不知爾雅本以釋詩要之周公所創而不盡周公釋者則子夏之徒成之耳子夏於聖門能時舉逸詩而傳記中稱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有詩大小序而爾雅或釋及變風則安知非子夏之書而世儒顧虛爲此紛紛也且夫詩之詞有體也比於樂之有音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卽一雅可以兼風頌則爾雅爲釋詩而作明甚而若之何疑其獨名雅也夫惟爾雅明而詩教益著詩教著而後世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益翩翩起思以博雅自見於是乎徼靈窮山則鑄鼎所不及象撫怪重淵則然犀所不及燭探竒百卉則神農所不及載獵珍林藪則博望所不及致侈談溟海則齊諧所不及悉默契飛

鳴則葛盧所不及諳馳驅六合之外汎濫九荒之中皆以擷菁采華漱芳挹潤則有若陸佃之埤雅孔鮒之小爾雅焉埤者言卑而輔之小者言微而效之也則有若張揖之廣雅羅願之爾雅翼焉廣者言推而廣之翼者言助而暢之也此皆釋鳥獸草木而自附於爾雅者也則又有若陸機之草木蟲魚疏焉時蓋掇毛詩所載疏而明之也則又有若鄭樵之昆蟲草木畧焉時蓋法弘景之書增而益之也此皆竊比於諸雅而括鳥獸草木之名者也之數書者雖雲集鱗次不無舛雜而備宇宙洪纖之紀錯人事制度之詳則郭璞所稱九流之津涉

六稅之鈐鍵當不獨在爾雅矣執事曰發明羽翼者儻亦心然之而謂有不可弗廢者乎若乃精心內照通智外周抽緒二酉之藏稟業羣玉之府徵驗則絕代懸符應問則幽遐若剖卽自漢以下代不乏弘覽博物君子也識豹文熒熒爲鼯鼠吾得之竇攸知兩山小兒爲僕囊吾得之諸葛恪石鼓無聲謂蜀中桐樹可刻魚形而擊之聞數十里者張華也通經筮卦得老蠶枯桑自知必殄而竟以蜀守終者王長文也犧樽之辨沈約見屈於劉杳則魯郡之器齊景之樽其學固有攷也禍發必克吳仲庶得之陰符則槐枝生烟青白如焚其異不足



訝也蓋其博聞強記列武庫於胷中援往證來唾古今於脣吻飛潛動植毛羽介鱗雖俗視為不足收而儒者取以為原化極變之用鑒無滯臆識洞神情故足貴也語曰翳蒼之翔巨以論垂天之凌泠蹄之遊無以知絳虬之騰咸池之音豈伶人之所攝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匪天下之至通惡足與論諸君子之學哉夫由前而言則博雅之藉具存由後而言則博物之儒代有豈名物之足為道累哉乃今業號為儒非卑之溺於器數則高之耽於清虛欲策其足而涉道之津要其何以冀焉故愚嘗謂昧道者務多知道者棄多忘道者不厭多

不厭多者神識在心游觀在物物物皆道無復壅閼故遊之乎羣數之途而非數也投之乎百為之會而非為也何者則性道名物原無二事精粗內外難以異觀也今天下有能本聖賢六籍而窮仁義道德之指歸者乎有能旁抽孔壁汲冢之遺而涉其堂奧總其條貫者乎其靈通虛應有能觸機而穎露迎刃而理解六通四闢於象數之繁而不為閎者乎以彼超然懸解豁然大觀惡知夫孰為本孰為末又惡知夫多之不為一一之不為多也至此則仁義不相反忠孝不相違剛柔不相悖小大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離即謂以多聞多

見而證性命亦奚不可者此執事所云母離物而言理者也

災異

萬曆丁酉應天

問易稱垂象書著克謹自古帝王曷嘗不以天戒為兢兢哉當其未形有憲天之道及其既顯有回天之權可得究厥指歟三代以前尚矣後世有省費便民勅工遵度或願以躬當之或禱禁掖襮之此其於古帝王亦有合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大德昭升至仁翔洽然猶夙夜靡寧天命自度其未彰而恒惕偶值而益虔具載訓錄諸書可得揚厲其槩歟我皇上敬天之誠上繩祖武頃以玄穹示警霈發德音與天下更始且將化沴為和易災為瑞矣迺論者猶謂挽回之權在脩舉實政不徒具文爾也夫敬德弭災祛蠱興治固聖衷所獨厯而大小臣工所共亟圖者也諸士抱忠讜久矣其極言無隱庶獲藉手為當宁獻

夫王者履至尊而制六合豈非受命于天乎故和氣相感而休徵應焉天所以示祐也乖氣相乘而咎徵應焉

天所以示戒也然天之眷佑不足恃恃吾乎格之本天之震怒不可忽當運挽回之權平居無事則凝神於宥密而兢惕于淵微乃所以憲天也一旦告警則祛積弊以引愆脩實政以惠下乃所以回天也夫出王游衍既能祇若于有素而恐懼脩省又能消弭於已彰夫是以佑可常保災反爲祥敦昭事之誠而極轉移之妙也夫天人之際訓典載之詳矣易以垂象示趨書以克謹昭誠詩以敬恭明神揭勅幾之旨春秋以震隕孛彗動儆省之忱繇斯以觀天之眷顧聖人未嘗幸之以自逸也天之示警聖人未嘗諱之而弛戒也故咨俾乂而平成

禱桑林而澍雨沴魃變而爲休禎矣而堯曰欽若昊天湯曰顧諟明命則所爲昭格者豫也雉雊鼎而中興桑大拱而順治妖孽變而爲嘉瑞矣然武丁受伊陟之戒而格心太戊行祖己之訓以脩德則所爲靈承者素也三代而降英君誼辟亦隆斯道漢文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且省繇費以便民光武詔上書言事毋得稱聖且勅所司以遵度宋祖信宿焚香願以躬當之仁宗密禱禁掖或跪立禳之茲數君者淵衷之粹白或少遜於神聖之懿軌治化之洋溢或未媿乎邃古之綦隆然能脩舉實政挽回天心亦有足法者洪惟我太祖高皇帝

大德潛孚于帝載駿烈克配于皇穹猶且夙  
夜祇畏不敢卽安其勅羣臣有曰人以一心對越  
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  
隙至于荷天心之仁愛妙感格之微權惟有側身脩  
政不遑寧處嘗諭廷臣有曰人事邇天道遠今欲弭  
災但當謹於脩己誠以愛民庶可答天之眷煌煌聖  
謨章示萬禩不惟動靜食息時嚴對越之忱抑且蠲賑  
拊循誕布惟新之澤夫是以休徵畢集釁孽潛消大  
統昭垂而卜世無極也列聖相承率循斯軌至我  
皇上躬睿聖之資撫邗隆之運頃以上蒼不警延及

宮殿霽發德音與天下更始寓內臣民莫不喁喁  
然向風慕義罔敢有後且將化乖沴爲太和易災眚爲  
上瑞八荒絕氛埃之警萬國蒙樂利之休宣猷域中者  
布德而綏懷揚帆海外者聞風而震懼固已憲天於  
平時而回天於俄頃矣而執事猶以危激之言望之  
諸生毋乃過乎雖然愚何敢無說而處於此愚聞君之  
事天也猶子之事親也親心未豫而曲意承歡能回愠  
怒爲訢喜天心示懲而反躬脩政亦可回警戒爲仁愛  
司馬光曰人主不畏天更有何畏歐陽脩曰天意人事  
相爲感通未有人心悅而天意怒者則天人之故可得

而窺矣夫欲回天意莫若脩實政以收人心而欲收人心莫若去蠹政以甦海內今天下之民亦甚困矣東南病於轉輸西北苦於戰鬪伊洛防壙盜之患巴蜀有採木之艱此何時也夫民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當易德之時而忍須臾以邀一旦之惠其負痛甚深望恩甚切而上之人不能拊摩而綏定之則有掉臂而去耳小之有揭竿之警大之有割裂之虞輕爲召亂釀禍之謀重爲土崩瓦解之勢此其機至可畏也則繇役宜寬也始之議開採者不過畿輔耳畿輔不已而及中州中州不已而及東浙今且徧天下矣旣鑿山以斷地脉復搜

括以竭民脂怨讟歸于上利權歸于下武弁之私囊何厭寺人之谿壑難盈民受病矣於國何利焉夫累世之積貯四海之輸將九夷八蠻之貢獻豈遽憂不足而直爲此廩廩也則開採宜罷也天下之財皆人主之財若必歸之府庫而後爲已饒則有司之守而匹夫之藏也今權稅甚苛誅求無藝道路爲之側目商旅爲之罷市得一亡十所不忍爲也而况貂璫服用之餘上陳秘府間閭鄙瑣之物充初庭階不幾於褻朝常而召鑿氣乎則橫征宜絕也三尺之法人主與天下公共者也法一搖則天下震恐今以意出入罔顧科條鷄鳩持法而棄

之遐方鳴鳳何辜而錮之囹圄司寇何所憑以議讞廷尉何所執以平反此其拊標顛號不足以感霜零風集之異乎則究濫宜雪也江右之陶型多累三吳之杼軸幾空而關隴之絨今又告憊矣罄貲財以供其費絕筋骨以任其勞督之甚迫而成之極艱御之不常而貯之易浥聚數萬可緩之幣而置之虛空無用之地非計也則織造宜減也夫積蠹既去民困稍蘇可以回天心迓帝眷矣然後聖天子穆然深思惕然內省詣郊壇而引咎親廟社以責躬弘殷薦之上儀舉冊儲之大典而又召見輔臣商確政事廣詢民瘼釐弊剔奸日昃不遑風行彌厲闢彙征之路衆正畢登振敢言之氣臺省無曠任樞臣以咨禦夷之策張皇六師出內帑以佐締構之艱奄甸萬姓如是則能紹隆三五比跡高皇六合同風雨暘時若不業光乎前代休聲洽乎來茲豈直回天之心是亦憲天之道又何災之不爲祥也然以皇上之神聖設誠而力行之致此非難也誠罷不急之需以阜民捐難得之貨以養德淵然獨運于穆清之上而一毫無所利焉則天下咸知皇上之廉奏牘之剖決如流堂陛之精神常浹勿蓄疑以致事幾之叢脞勿伺察以逆意外之遺奸獨

弊剔奸日昃不遑風行彌厲闢彙征之路衆正畢登振敢言之氣臺省無曠任樞臣以咨禦夷之策張皇六師出內帑以佐締構之艱奄甸萬姓如是則能紹隆三五比跡高皇六合同風雨暘時若不業光乎前代休聲洽乎來茲豈直回天之心是亦憲天之道又何災之不爲祥也然以皇上之神聖設誠而力行之致此非難也誠罷不急之需以阜民捐難得之貨以養德淵然獨運于穆清之上而一毫無所利焉則天下咸知皇上之廉奏牘之剖決如流堂陛之精神常浹勿蓄疑以致事幾之叢脞勿伺察以逆意外之遺奸獨

稟全智而九垓八埏皆屬洞燭則天下咸仰 皇上之  
 明身居 法官之中慮徹部屋之表元元之疾痛疴癢  
 悉達 上聰而 朝廷之湛恩渥澤必期下究則天下  
 咸荷 皇上之仁時 御文華講求治理心清欲寡累  
 釋理明三公論道于前六卿率屬于下而 一人恭已  
 以聽焉則天下咸頌 皇上之聖如是則當時大治後  
 世蒙業一動而衆善具 皇上何憚而久不爲此夫難  
 親而無常者天也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及今不爲過此  
 其及圖之乎草野書生安知大計乃執事論以極言無  
 隱也則不敢不盡其愚

文章

萬曆丁酉應天

問文章關於世運衆雅言之試論其世亦有不然者  
 漢之文最盛于建元而後乃不數傳炎燼中微唐  
 至元和韓愈氏崛起八代之衰而唐祚亦自是不  
 振所謂關世運者安在歟亦可得而推明其故歟  
 國家文明之化至今日極盛乃世道人心識者  
 每有隱憂至歸咎于文章之弊欲力爲挽回其說  
 當歟且所謂弊者可縷陳歟昔談家或言以意  
 爲主以文傳意或言輕心怠心昏氣矜氣皆不敢  
 萌于文或言忽于特操果于進取爲文士病或言  
 當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或言纖人  
 夸人鄙人貪人淺人詭人之類皆可定其文其說  
 夥矣與今日有相證歟憂世者恒曰天下之患莫  
 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今業知其然矣相與挽之不  
 得也其患母乃滋甚歟夫文章士緒餘也乃轉移  
 之難若是過將安歸士幸具以對

文章之變有知其然而然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有知

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者風之有淳漓也而文與之爲  
淳漓文之有盛衰也而世與之爲盛衰此知其然而然  
者也方其淳胡然以漓方其盛胡然以衰墨墨而來冥  
冥而赴此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既漓矣欲反之淳而益  
漓也既衰矣欲反之盛而益衰也上禁之下莫之或違  
下爲之上莫之能格此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者也  
蘇子曰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夫不知其然  
而然則其端未形其救未施苟知其然而然而反之尚可  
爲也惟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則其錮已深其習難  
反非有矯世革俗振衰起敝之宏功固未易一旦而反

之正也嗟夫文章之行于世也如日月星辰之行于天  
也天無日月星辰則蒙蒙耳世無文章則瞶瞶耳此其  
關係何如可任其日流日下而不爲之救哉世之言曰  
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漢復起漢之文至六朝而病  
唐興復起夫三代漢唐之治也戰國六朝之亂也其文  
章高下懸衡于世運若微影察形孰不知之顧漢自建  
元而後作者日盛不數傳而炎燼中微唐文三變而後  
起然及其文之起而祚已促矣是又若無關於治亂之  
數者何也愚以爲方漢之盛獨其詔令制策書疏與馬  
班二史之紀述簡質有古風耳若長卿賦上林子虛使



人主讀之飄飄有凌雲之氣一何侈也楊雄好奇其言  
軋苗高出青天深入黃泉一何詭也樂府新聲白麟朱  
鴈蕩然無騷雅遺響一何淫也賓戲解嘲達旨釋海與  
七發七激七依七命七厲之類遞相祖述一何剽也說  
五字之經至二三萬言一何冗也凡魏晉之後文之所  
以靡靡而不止者未必不濫觴于漢故有遺而不可無  
六朝也至唐之以起衰名者獨韓愈耳愈之下爲柳宗  
元宗元之下爲張藉李翱皇甫湜不過數人耳制科之  
詞賦如故也明經之帖括如故也錦囊之體與元和之  
三十六格如故也凡愈之所爲起衰者獨愈躬爲之于

唐文不盡救也故有唐而不能無五季也然則三代之  
文起于漢而亦自漢而替也何也彼雖能去戰國之俶  
詭而于六經之典刑固已遠矣漢之文起于唐而亦自  
唐而替也何也彼雖能返六朝之偶麗而于漢人之淵  
源抑又遠矣此豈非所謂淳而漓盛而衰冥冥墨墨不  
知其然而然者耶故夫漢之中微與唐之終不振也未  
可謂文章世運之不相符也更五季而宋而又可知矣  
蓋至明而文稱盛明至弘正以後而稱極盛也脩  
辭之子踵接肩摩不啻家崑璧而戶靈珠此非千載之  
曠期文明之隆際哉然而俗化日漓人心日詭或有甚

於漢唐之季世者其故何歟說者謂今之文名盛也而實衰也自矜於盛而適以爲衰也愚嘗繹而思之今之文則誠衰矣彼其高標門戶凌躡前人如侏儒之矜張不自知其陋也雕文纂組疑心眩目如桃梗之衣冠不自知其僞也工爲佞辭吹簧轉轂如媒妁之行言不自知其諂也拾唾筮乾輒誇三昧如巫祝之談神不自知其誕也哀歌慷慨無病呻吟如優伶之雪涕不自知其非情也凡昔之爲詭爲靡爲俳爲弱者今皆有之抑又甚焉此其始固不知其然而然而其後遂浸淫膠結不可卒解也豈非所謂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乎愚嘗

求其故矣今夫古之爲文非矜誇見所長也情理苞塞不得已而言生言之紆徐曲折不得已而文生故曰三代無文人非無文人也有浮於文者也而今汪洋悠渺辭指乖刺范曄之所謂以意爲主以文傳意者不可得矣鑿空如此文何以不弊仲尼至聖不居作者游夏大賢莫贊一辭寧爲是謙哉言出爲經談何容易而今肝肝睢睢攘臂登壇橐鞬旗鼓唇搖舌張柳子厚之所謂輕心怠心昏氣矜氣不敢萌于文者世皆犯之騫名如此文何以不弊夫文至漢唐宋誠遞降矣然而宋之人豈不能卑訾唐人以創爲尊懼其爲唐人之逢蒙故不

爲也唐之人豈不能模擬漢人以號爲奇懼其爲漢人之優孟故不爲也以故文雖日下格則代存而今尸祝西京陳言是獵甚且紀今之事竄古之名餽釘掇襲一唱衆和顏之推所謂忽于特操果于進取一字一句志凌千載爲文士病者語不虛矣標尚如此文何以不弊昔之以文稱者類負該洽之聲如子產別臺駘敬仲對駁象卜氏辨三豕子政紀貳負終軍覈鼯鼠方朔名藻廉文通識蝌蚪是以發攄胷中冷然順沛然行也而今新學小生操縵未能窺班尚媿輒嫺然自命搦管災黎韓退之所謂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者世

寧有若人乎速化如此文何以不弊自宋以前詞章人品猶相爲引重故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而今稍知雕剝不問操持放浪形骸希心曠達課以倫常茫如搏影王仲淹之所謂纖人夸人鄙人貪人淺人詭人不列于文者一切推尊居壇坫之上矣鮮脩如此文何以不弊夫此數弊皆弊在下者也乃上之所以轉移化道亦未盡其術焉姑毋論三代卽文人尊漢請言漢漢罷黜百家推尊孔氏今離經畔道之禁得無寬乎漢詔書律令下者史稱其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如綸如絲之體得無褻乎漢制吏民上書字或不

正輒舉劾今封事奏對之辭得無冗乎漢張霸以左氏  
訓義解尚書百二篇覆秘書無應者吏當霸臯大不謹  
今支離割裂之習得無莫懲乎蓋漢當董生時已有損  
文用忠之說故世主猶存此意然其末流浸淫且不能  
不弊也况于潰防決綱滔滔漫漫莫爲之障塞如今日  
哉則夫文章之壞庸可盡謂下之過也物窮必反其始  
反始之計莫如損今日之文用弘正之質又損弘正之  
質用 國初之忠習尚欲端則天造草昧之風未可盡  
革也源流欲正則金華青田之業未可盡疵也格調欲  
醇則龍池白鴈之篇未可盡貶也經術欲正則濂洛關  
閩之表章未可盡廢也要以寧儻毋侈寧樸毋雕寧率  
毋僞上操其術下祛其弊使淫哇之調息大雅之響臻  
世道人心其有瘳矣安在乎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  
也抑愚有說焉今天下之病可爲蒿目焦心其利害禍  
福庸人能知而豪傑之士逡巡却避而不能救如執事  
之所謂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何者蓋不在文章固知執  
事者夫亦借文章以策也

學術事功

萬曆丁酉應天

向天下之道貞夫一而已矣乃談者率云學術事功  
 茲兩者可分途而趨歟後世言學術則曰儒言事  
 功則曰才儒與才果分屬歟吾夫子亦嘗述儒行  
 漢才難矣乃其指何居可舉其要歟三代而下儒  
 術人才則漢宋為盛其當時人品與學術事功之  
 分合見前史所載者可詳陳歟後世尚論似漢人  
 多伸宋人多抑然歟否歟 明興求士本合學術  
 事功為一途士亦以是應乃後稍分矣分而不已  
 且至于競果孰為得失歟宋人有謂講正心誠意  
 無關痛癢者又有謂任氣稟識見不知戰兢工夫  
 者然則學術事功之相持匪今斯今矣茲欲救其  
 弊非明學術不可顧學術如宋儒精矣乃今人彈  
 射不遺餘力何歟 國家欲得真才之用諸生以  
 儒進行推擇為才者願相與究之

國家之所重于士者二曰學術也事功也語學術則曰  
 儒而儒非守一家之言暖暖姝姝焉已也其用可以章

三光而綜萬品乃稱儒也語事功則曰才而才非抱尺寸之長嚙嚙詡詡焉已也其原由于澤道德而闡性靈乃稱才也世有兼才之儒亦有無才之儒而無才者恒托焉以自迓是糝儒也世有真儒之才亦有非儒之才而非儒者恒亢焉以自張是詭才也故夫儒與才不可分也儒與才分此學術事功之所由弊也唐虞三代之上世無所謂儒獨八元八愷五臣十亂以才名固萬世之儒宗也自周道衰而儒名立吾夫子之言儒也曰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言才也曰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士慤而後求智能以

是知夫子未嘗專言儒也言儒而必及儒之用故其體該也夫子亦未嘗專言才也言才而必要才之原故其用粹也漢武帝表章六經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于是世競于儒其後復下詔求跖跹非常之才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于是世競于才然卽馬班二史所紀載儒則丁寬施讐輩之於易伏生歐陽生輩之於書申公毛公輩之於詩高堂生魯徐生輩之於禮胡毋生輩之於春秋皆株守遺編專門授受未免窮經經亡之誚僅一董仲舒正誼明道復困於江都而災異之京房希青紫之夏侯勝入圈刺豕之轅固生已稱儒者之白眉則漢之所

謂儒可知已其述才也如奉使則張騫推賢則韓安國  
鄭當時詞賦則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  
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皆隨世立  
功與時俛仰未免頑鈍無耻之習僅一汲長孺守正不  
阿復老于淮陽而曲學之公孫聚斂之弘羊陰陽人主  
之張湯並誇一代之鴻羽則漢之所謂才可知已蓋漢  
人以通經爲儒而不求儒于事功故事功卑而儒益絀  
也漢人以事功爲才而不求才於學術故學術湮而才  
益雜也遷遂病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罔功斯固不知儒  
固乃謂異人慕嚮羣士並出至推而附之版築飯牛之

朋一何其輕於論才乎至宋而儒術彬彬遠追洙泗之  
傳愚未暇更僕姑舉其灼然者才術通敏臨蒞皆有治  
聲者周茂叔也開陳詳說以誠意感悟上心者程伯淳  
也居諫省十九日而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者楊中  
立也論治人先務講求法制粲然可行者張子厚也所  
至興學校明教化天文地志律曆兵機無不洞究者朱  
元晦也夫世以太極圖西銘定性諸書爲諸儒重也又  
以少事功爲諸儒病也是皆見諸儒之偏而不見其全  
持論者之失也乃其一代人才則又有可言矣澹然無  
欲如李太初直亮忠信取重天下如杜世昌正色立朝

自信平生所學如王孝先不欺二字終身行之如范希文謂修身誠意不可不謹如韓稚圭生平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如司馬君實此數公者其問學源流雖未能與諸儒方駕而並驅要觀其功業所就皆有本原顧槩以未聞道少之過矣然則論人於漢宋其大較可知也而執事謂漢人多伸宋人多抑豈以漢治之不如宋而爲是軒輊歟愚以爲漢之人主雖不能盡儒之用而猶知慕儒之名至宋則僞學之禁興且并其名而黜之也漢之人主雖未免用才之雜而猶能盡才之用至宋則拔茅之日少且并其才而失之也漢之才與儒分而治

隆其失在上其得亦在上也宋之儒與才合而治衰其得在下其失乃在上也 明興 高皇帝規天闢地獨創 大猷非經術不以取士非庠序不以服官使海內竒心銳氣豪舉雄行之徒皆俯首而就于明經而其褒衣緩帶禹行舜趨之徒皆昂首而赴于功名何儒非才何才非儒故二百年來名卿碩輔揚采勒勲後先不絕卽二三君子俎豆宮墻之側亦皆卓然有所建豎而不爲清言渺論以欺世蓋 明法之善而得人之盛固非近代所敢望也乃在今日則稍異矣縉紳先生席太平無事抗顏而高性命之談而負竒韞采之夫意有所約



結輒瞑目哆口而談經濟于是二途始分其寃也不相  
爲用而相爲病雖相爲病而相爲藥其得失之槩可畧  
陳焉今夫闡抉微言原原本本使如綫之緒不絕而常  
新此學術之功也然而厭薄倫常希心妙悟豈不徑捷  
而于績荒矣筌蹄可謝赤水獨探豈不神奇而于靈塞  
矣當體便是動用卽垂豈不獨詣而于機玄矣互標法  
門爭誇證聖豈不謏聞而于教裂矣合契自然蠲除理  
障豈不超灑而于用迷矣此則言學術而失焉者也慷  
慨激昂憂時語難使坐談之士却步而不前此事功之  
力也然而蹈瑕遺會獵取世資可與進取不可與奉公

廣樹交遊多通請謝可與收聲不可與效實捷踰炙轂  
智解連環可與趨時不可與度務勃奮輕擲計不旋踵  
可與勇往不可與沉幾蹲沓訾訾害成譽敗可與談說  
不可與擔當此則談事功而失焉者也故朱元晦謂任  
氣稟識見不知戰兢工夫誠切中後世之膏肓矣乃陳  
同父謂講正心誠意無關痛癢語雖過激亦未敢必世  
儒之盡無也兩瑕則兩攻兩攻則兩敗弊且糠粃經綸  
舉性命爲迂濶而諱言之嗟夫士生宇宙間共此心身  
共此世界共此感遇共此綱維而高者抗之以爲名卑  
者溺之以爲利非六通之途也彼一是非此一是非趣

合則以椒爲蘭見分則毀夷爲跖非準世之標也覩其  
一察失其會通望東而西之迷畫方而圓之棄非昭曠  
之觀也故夫今之學術事功愚未知于漢何如要以深  
于宋而精不逮也何也宋人實而今人虛也辨于宋而  
用不逮也何也宋人純而今人雜也欲救今弊必先覈  
事功矣欲覈事功必先正學術矣欲正學術必毋輕宋  
人矣夫今之彈射宋人者必曰窮理之爲紛也躬行之  
爲迹也居敬之爲拘也常惺惺之爲擾也分知行之爲  
岐也而愚以爲置此數端更無學問易之言崇德廣業  
也曰知崇禮卑崇效天甲法地夫天非地不成崇非卑

不積故曰禮者履也舍履則無如矣居敬躬行窮理惺  
惺皆所謂履也夫惟大雅君子辨其所履以修其德業  
日新富有兼資並進何精何粗何內何外何學術之非  
事功何事功之非學術脉脉然載天下以驅於周行而  
國家收眞儒眞才之用世必有若人而何厯執事之  
過計也

策行一三五

三

... 萬曆丁酉應天 ... 問難成者事易失者機孰不嘆之乃難成易失之故 ... 可得而言歟易云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幾與機 ... 亦有辨歟昔人有著論謂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 ... 機或者以為此縱橫家言不軌于正然歟否歟三 ... 代而下豪傑之士幹大事成大功者如封什方而 ... 弭沙中之語馳單騎而定陝虢之亂與敵對壘而 ... 飲博自如詭言行妖而開門坐鎮矯主將之命而 ... 易置偏裨遂以止變振袂一麾而叛卒盡擒獻錢 ... 即返賜將士而逆藩媿沮因告飢請具粟京師令 ... 其人自取而彼謂朝廷有人諸如此類皆人所難 ... 辦非應之盡得其機何以隨試而效歟夫事機之 ... 來何日無之乃如數君子者不多見于世其故何 ... 歟抑別有撓之者歟昔人有謂處大小事皆當用 ... 智又謂識見欲遠豈智識固所以當机歟諸士其 ... 明著于篇以券他日

機權

萬曆丁酉應天

問難成者事易失者機孰不嘆之乃難成易失之故  
可得而言歟易云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幾與機  
亦有辨歟昔人有著論謂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  
機或者以為此縱橫家言不軌于正然歟否歟三  
代而下豪傑之士幹大事成大功者如封什方而  
弭沙中之語馳單騎而定陝虢之亂與敵對壘而  
飲博自如詭言行妖而開門坐鎮矯主將之命而  
易置偏裨遂以止變振袂一麾而叛卒盡擒獻錢  
即返賜將士而逆藩媿沮因告飢請具粟京師令  
其人自取而彼謂朝廷有人諸如此類皆人所難  
辦非應之盡得其機何以隨試而效歟夫事機之  
來何日無之乃如數君子者不多見于世其故何  
歟抑別有撓之者歟昔人有謂處大小事皆當用  
智又謂識見欲遠豈智識固所以當机歟諸士其  
明著于篇以券他日

夫成天下之事至難也事之來也紛投卒邁恍惚微眇

策行一三五

機權一

三九

不可爲定故慮之于歲失之晷刻慮之四方失之中央此成事之所以難也然而成敗之勢非一朝而至也其成也必有所由成其敗也必有所由敗投之有會應之有機故機者萬化之候成敗之所由生也吾執其機而周觀其變不避患不避功不輕爲不重發立談袖手而事已集矣譬之省括已精應弦而倒郤窾已得迎刃而解耳夫機者萬事之窾括也蓋孔子繫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夫動則爲機動而微則爲幾故聖人慎之而是機也又非可以揣摩想度而得安排布置而就也其動在此其端或在彼其兆在彼其徵或在此至難

測也衆是而或以爲非衆非而或以爲是然乎然安觀乎不然不然乎不然安觀乎然至難定也有急而若緩有緩而若急有重之而反以輕有輕之而反以重至難執也俄而吉俄而凶俄而失俄而得循環糾纏莫知端倪至難擬也先爲之則恐其驟且虞泄也事至而後圖之則又恐其晚而周章失措至難伺也故曰機者動物也圓物也變物也隨事而遷因勢而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不察也蘇洵之言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說者以爲洵縱橫之流也夫道則經權盡矣安所得機者而稱之斯言也似之而非也道寂然無爲經權者

道之用也機者所以乘乎經權之間而神其用使聖人而無藉于機則彼東山之征夾谷之會三都兩觀之舉豈不揣事情輕于一擲而隨時之稱害成之戒又胡若是媿媿哉卽所云聖人與世推移所推移者果何物也三代而後豪傑之士能幹大事成大功者雖于道未必有聞而其所爲因時慮變張弛闔闢之方皆能執其機而用之而非漫然嘗試于萬一故投之以危而不驚臨之以卒而不撓當之以變而不亂設之以詐而不窮沙中之語人情蓋岌岌矣子房畫雍齒之封而諸將立解陝虢之亂關以西且相煽起也李泌朝受命而夕入其

軍抱暉遂以斂手夫勢當危疑易動也而以單辭隻騎安漢唐之宗社非機胡以應之故夫投之危而不驚者留侯鄴侯是已澶淵對壘戎馬在郊此何等時也寇準方飲博自如幾收隻輪不返之功京師訛言妖起民有駭而走耳王曾今夜開里門捕倡言者未幾遂定夫事變槍攘易擾也而杯酒坐談使上下恃以晏如非機胡以應之故夫臨之卒而不撓者沂公萊公是已郭令公入朝懷光狡然將爲戎首非杜黃裳矯令易置諸將朔方豈唐有乎鄜延禁卒欲相挺爲亂蓄謀已深微向敏中振袂一麾羗戎起幕下矣夫禍釁勃發易逞也而權

宜秘畫從容指揮收之俄頃非機胡以應之故夫當之變而不亂者黃裳敏中是已李正己跋扈淄青其獻錢二十萬非恭也以覘我耳崔祐甫請就賜其將士一介方馳而正己已心折矣趙德明囁強西夏告飢而輸之粟衆知其非矣顧未有以塞也王旦請具粟京師使自取之朝廷有人不旋踵悔謝矣夫逆藩悍夷情形狡譎易惑也而譚笑解紛以空言而賢百萬之師非機胡以應之故夫設之詐而不窮者崔祐甫王旦是已之數子者皆有絕人之才高世之資其先機慮事如輅之占負之相季主之上無不中也其機至而應如射隼高墉無

不獲也其應之而適會其度如倉扁相寒暑候陰陽察有餘不足之辨而緩急其劑無不效也假令中智之士當之有瞑目而馳却步而走耳又况其憤憤者乎故夫機者庸衆之所迷而豪傑之士所爲謹伺而不敢失者也而何世之昧焉者衆也蓋各有其病焉利害雜遝左顧右盼方營其利復虞其害則其病眩也端倪初生俄頃易向而猶豫逡巡未有所決譬之臨道躊躇坐失千里則其病瞶也未至泄泄已至皇皇迨至皇皇遂委于無可柰何則其病痿也信其獨智悻悻自用事成欲專其功事敗欲逃其罪則其病愎也神不內完氣復外懼

一當禍變未免弁股嘶聲脅息喪膽則其病餒也陰陽變幻如鬼如蜮窺矚則工握旋反拙則其病斃也數者之病浸淫蘊崇未易卒解此天下事所以百爲百傷萬舉而萬不當也乃其所以害機則又有可言焉夫機非權不行也誠使人各有心衆皆爲政甲之所是乙之所非甲與乙方爭而事已去矣上之所可下之所否上與下方爭而事已去矣盈庭莫決噴室徒煩將爲百夫之瓢寧止十羊之牧非所以當機也夫機非密不神也誠使官府隔絕脉理不通代造膝以奏章朝徹九闕而夕騰四裔矣委屬垣于媒近言方脫口而意已旁馳矣曲

逆六出之竒必不得施中令雪夜之謀將安所用非所以藏機也夫機非速不運也誠使計失聽災視因指亂必然之畫可一朝而裁且以旬月淹矣不必然之慮當兩言而決復以狐疑沮矣尚書省之牘如山司馬門之使不報茹吐難明啓閉違度非所以決機也夫機非圓不流也誠使膠執成心罔稽石畫窾會未章而先爲奧指阿意者爭趨矣情形倏變而堅執前圖慮難者引却矣違覆不求其中參伍靡盡其變遂使借箸之籌轉圜之美曠然不可幾于世非所以審機也夫所謂機者主于成天下事耳而成之者一撓之者百因循不察遂使

豪傑非常之士蝨濩而不舒牽掣而不前雖使留侯鄴侯諸君子奮于其間不亦幾于縛孟賁之手而繫騏驎之足哉然而豪傑非常之士則不可不自盡矣其道在識微夫風雨之至也而鸛鷓操其符陰陽之變也而律呂表其應豈以成敗禍福之來而茫無早見則無爲貴豫矣夫惟徵影知形見表知裏似絺疵之進規等士燮之遠慮而後機可圖也又在廣受夫蟻馬之微也而或師其智別筮之賤也而或賴其用如使以獨見獨明可衡天下事則無爲貴謀矣夫惟操契于幽合筭于明備梁公之藥籠資曲江之小友而後機可參也又在本忠

夫離朱之明也左右視則昏賁育之健也左右攫則廢人臣誠懷身家之念而能爲國慮患則無爲貴一矣夫惟守職奉公畢慮不返顧效希文之先憂同武鄉之盡瘁而後機可斷也三資者備而人主能虛衷委已使從容展布以畢其竒又何患乎事之難成而機之易失也而要之謂之曰機則識其要焉陳平周勃豈盡純臣陳蕃王允豈不忠漢乃成敗頓殊則其識懸耳故張子韶謂識見欲遠而張復之謂大小之事皆須用智非虛語也而是識也又非機智考索之謂也文子云神者識之淵張載亦云考索至者如揣料于物約見彷彿惟明睿



所照如目所睹纖微盡悉嗚呼天下而無事則已天下  
有事也固必明睿神識之君子而後可語機也

